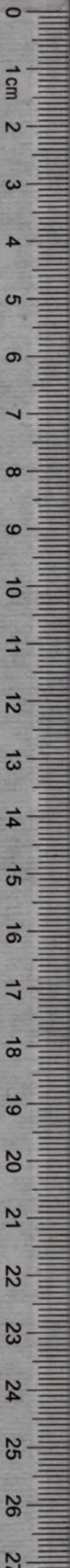


三魚堂文集
二



六樹梅先生詩跋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三魚堂文集卷之五



方樹梅先生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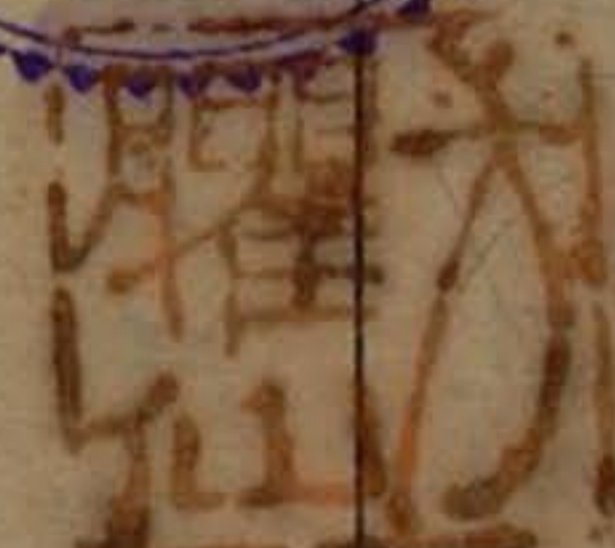
034133

三魚堂文集卷之五

書

答嘉善李子喬書

伏承手教示以先儒學問淵源捧讀再三知先生苦心此道非世儒所及又蒙不鄙欲使陳其芻蕘之見隴其末學無知豈敢妄言先儒得失然有道當前不以生平所管窺者一就正焉是自棄也雖知其淺陋敢不敬陳以俟君子之終教之隴其嘗以為近世學術之弊起於不能謹守考亭故救弊之法無他亦惟



三魚堂文集卷之五

一

方樹梅先生題跋

三魚堂文集卷之五
有力尊考亭耳以有明一代之儒論之文清敬齋所
以確然爲學者規矩準繩而無遺議者以其所言所
行無非考亭而已自是而後厭正學爲支離輒欲以
胸臆所見自闢門戶自起爐竈始於新會盛於蕪江
天下翕然宗之以至於橫溢奔潰而不可止其爲世
禍亦旣彰明較著矣其閒非無大儒鑒其流弊欲起
而正之而不免依違出入於兩可之閒不能一以考
亭爲主是以其學半明半晦微言大義終於藜塞良
可歎也晚明諸儒學術之正無如涇陽景逸其扶植

綱常之念真可與日月爭光其痛言湯明之弊亦可

可歎也晚明諸儒學術之正無如涇陽景遠其打木

綱常之念真可與日月爭光其痛言陽明之弊亦可
謂深切著明矣而考其用力所在質之紫陽亦有不
能無疑者姑取高子書中數端言之其困學記所謂
旅舍小樓見六合皆心者朱子有此光景乎其行狀
所謂焚香兀坐坐必七日者朱子有此功夫乎其遺
疏所謂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者朱子有此等語乎又
朱子自云平生精力盡於大學而格致一章則其教
人起手之所在也良知之家所最不滿於朱子者在
此景逸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爲是以不分經傳爲

是以格物爲知本此何謂也又陽明無善無不善之說淵源告子不知性之甚者也景逸旣深知其非矣却又云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夫性與教若是其二乎旣足亂教而謂不足亂性又何爲也此皆大綱所在而相左如此學者將何所取舍乎故竊嘗謂有明諸儒不特龍谿緒山心齋東郭念菴近溪顯樹姚江之幟以與紫陽相角卽涇陽景逸亦未能脫姚江之藩籬謂其尊朱子則可謂其爲朱子之正脉則未也整菴之學最爲近之然其論理氣必欲

舍朱子而自爲一說竊所不解少虛啓新尚未見其

正脉則未也整菴之學最爲近之然其論理氣必欲

舍朱子而自爲一說竊所不解少墟啓新尚未見其
全書恐亦與高顧之學不大相遠凡此諸家非不好
學深思以羽翼聖道爲己任然窺其微旨皆不免有
自闢門戶自起爐竈之意而不肯純以朱子爲師何
怪乎講學者衆而學益晦乎夫朱子之學孔孟之門
戶也學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故隴
其謂今日有志於聖學者有朱子之成書在熟讀精
思而篤行焉如河津餘干可矣若夫新會姚江以來
諸儒之說真偽錯雜不可不精擇而慎別之也一隅

三
之見如此先生沉深積學去取之間必有定見所輯
五先生語錄不識可惠教否因乏便羽久稽報命統
希垂鑒臨楮神馳

上湯潛菴先生書

隴其浙西鄙儒無所知識蒙先生不棄惓惓欲叩其
所學此前輩不遺葑菲之意末學何幸而遇之急欲
出其胸中所疑以就正有道然知先生素敦淳古之
風不欲學者詆毀先儒以開澆薄之門若直陳所見
妄論先儒得失恐迹涉詆毀以蹈於澆薄之咎是以

踟躕而未敢陳良而思之詆毀先儒者學皆之天病

妄論先儒得失恐迹涉詆毀以蹈於澆薄之咎是以

跼踖而未敢陳退而思之詆毀先儒者學者之大病也辨別是非者又學者之急務也使避詆毀之迹混是非而不辨恐有適越而北轅之病且使所見未盡當亦正宜陳之大君子之前以求鍼砭遮掩覆匿非切己自治之道也是以敢布其固陋惟高明終教之隴其嘗竊以爲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行事載於年譜行狀其言語載於文集語類其示學者切要之方則見於四書集註或問小學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者悉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

矣學者舍是而欲求孔孟之道猶舍規矩準繩而欲成室也亦理所必無矣是故前朝以其書列於學宮使學者誦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雖有異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有明一代之制無有善於此者方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道德一而風俗淳其明效大驗亦略可睹矣雖百世守之可也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關門戶自陽明王氏目爲影響支離倡立新說盡變其成法知其不可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援儒入墨以僞亂真天

下靡然然響應也皆效棄規矩而心自用學術衰而風

不可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援儒入墨以僞亂真天

下靡然響應皆放棄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壞而風俗氣運隨之比之清談之禍晉非刻論也今之君子往往因其功業顯赫欲爲回護此誠尊崇往哲之盛心然嘗聞之前輩所紀載其功業亦不無遺議此姑無論卽功業誠高不過澤被一時學術之僻則禍及萬世豈得以此而寬彼哉且陽明之功孰與管敬仲敬仲之九合一匡孟子猶羞稱之而况陽明乎故嘗竊謂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

之學不尊若以詆毀先儒爲嫌則陽明固嘗比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矣是以古之詆毀先儒者莫若陽明也今夫黜陽明正黜夫詆毀先儒者也何嫌何疑乎羅整菴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蔀通辨其言陽明之失至詳且悉豈皆好詆毀人而爲是嘵嘵耶其亦有不得已者耶學術之害其端甚微而禍最烈故自古聖賢未嘗不謙退貴忠厚而於學之同異必兢兢辨之其所慮遠矣不然當今之世有能真實爲陽明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陋劣之徒相去不萬萬耶何爲

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箴山皆一戔端人

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陋劣之徒相去不萬萬里何爲
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蕺山皆一代端人
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爲救陽明之失而實
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其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每讀
其書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昔孟子於伯夷柳下
惠推爲聖人百世之師至於論知言養氣則曰乃所
願則學孔子也夷與惠皆不得與焉蓋天下有興起
之師有成德之師興起之師廉頑立懦能拔人心於
陷溺之中成德之師切琢磨礱能造人才於粹精之
地使以興起之師而遂奉爲成德之師則偏僻固滯

三魚堂文集卷之五
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如梁谿蕺山以之興起人心
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材則不足其學亦恐不可盡宗
也芻蕘之見如此不審先生以爲何如恃愛之深敢
發狂言以待君子之教正舊文數首并塵台覽統希
垂鑒臨楮悚惶

附
答書

先生正學清德爲人倫師表某私心嚮慕久矣承
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說至意嘉惠良深
敬謝敬謝台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

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與不當

敬謝敬謝台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

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與不當
又自關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
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
盡脫姚江之藩籬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非先生體
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某不欲學者詆
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某少無師承長而荒
廢茫無所知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
進心稍細甚悔之反覆審擇知程朱爲吾儒之正
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

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
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
以來幾徧天下矣近來有一二巨公昌言排之不
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聖道矣然海
內學術之漓日甚其故何歟蓋天下相尚以僞久
矣今天下深明理學者固衆隨聲附和者實多更
有沉溺利欲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
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
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

明學術且決商其居郭居家意數之公以自善

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

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
道閑邪之功夫訐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
不容不辯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
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
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
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
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
何爲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
之專以嫚罵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

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
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歟竊以爲不
然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
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
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
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
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
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
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

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序則其不足爲墨重了中也

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
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
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
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
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台諭曰
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
若也今亦黜夫詆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
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
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
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

矣故某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
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
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
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
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卽篤信
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
曰能嫚罵者卽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
者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某之所敢信也某年
已衰暮而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勤求

不愧先賢哉天肯假以手果可所已然後余出故

已衰暮而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
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
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
也今天下真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某
將奉大教爲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胸中欲
請教者甚多連日五更入朝薄暮下直容專圖晤
求先生盡教之不宣

答徐健菴先生書

伏處荒城惟懼涉奔競之迹數年來不敢以隻字入
都門故雖知己如先生殊覺落落然高山景行則固

靡刻不在胸臆間也竊祿一方無寸績可道惟硜硜
一念猶然故我今已行年六十頭鬚盡白將來退老
當湖之滸整理書生舊業不敢復問當世事矣辱賜
羣書展卷伏讀珠璣滿目俗吏胸襟爲之一洗至蒙
下詢明史道學傳隴其向雖好竊窺先儒緒餘然自
汨沒簿書以來久矣茅塞何足以議此閒嘗見張武
承讀史質疑云明史道學傳可以不立初甚駭其論
潛玩味之覺此言非孟浪嘗竊因其意推之史有特
例後人不必盡學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所以特尊

大成之聖後世需而者述孔子之道不必盡列世家也

例後人不必盡學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所以特尊

大成之聖後世儒者述孔子之道不必盡列世家也
宋史作道學傳前史所未有蓋以周程張朱紹于聖
之絕學卓然高出於儒林之上故特起此例以表之
猶之以世家尊孔子耳後世儒者述周程張朱之道
不必盡列道學傳也非必薛胡諸儒不及周程張朱
但作與述則須有辨道學未明創而明之此作者之
事也道學旣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雖其間闢
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皆以宋儒所已明者而明
之初非有加於宋也於明史中去此一目以示特尊

濂洛關閩之意亦可以止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嘗窺見先儒之源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家者且以道學二字論之道者天理之當然人人所當學也既爲儒者未有可不知道學不知道學便不可爲儒者自儒林與道學分而世之儒者以爲道學之外別有一途可以自處雖自外於道猶不失爲儒遂有儼然自命爲儒詆毀道學而不顧者不知宋史道學之目不過借以尊濂洛諸儒而非謂儒者可與道學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學之外別無儒者於以

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學於儒林之上所以定需

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學之外別無儒者於以
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學於儒林之上，所以定儒
之宗歸道學於儒林之內，所以正儒之實。宋史明史
相爲表裏，不亦可乎？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至以諸儒
之學言之，薛胡固無閒然矣。整菴之學雖不無小疵，
然不能掩其大醇。其論理氣處可議，其闢陽明處不
可議。薛胡而下，首推整菴，無可疑者。仲木少墟涇陽
景逸守道之篤，衛道之嚴，固不待言。然其精純恐皆
未及薛胡。景逸涇陽病痛尤多，其於陽明雖毅然闢
之，不少假借。然究其實，則有未能盡脫其藩籬者。其

所深惡於陽明者無善無惡一語而究其所謂善仍
不出虛寂一途言有言無名異實同故其大節熒炳
誠可廉頑立懦而謂其直接程朱則恐未也以宋史
尊程朱之例尊之亦不無可商因承下問而妄言之
不自揣其非分也陳清瀾立傳最足爲考亭干城學
統一書傾慕已久今始得見之荷教非淺其中條理
尚容熟玩請正承詢及論學之書生平自慚淺陋未
嘗敢著書零星偶及率不成編無以報命年來偶爲
此閒諸生點竄講義百餘章聊供村學究兔園冊草

此閒諸生點竄講義百餘章聊供村學究兔園冊草

本呈正伏惟裁教外附縣志并雜刻三種統希垂鑒
使旋囟囟不盡欲言臨楮曷勝悚惶

答山西范彪西進士書

僕浙西鄙人也夙聞山右辛復元先生之名而未見
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今之辛
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因託人私訪之未敢通姓名
於左右者誠欲得先生之書讀之然後當竭誠求正
也乃蒙不棄辱賜手教且示以理學備考諸書展卷
讀之元元本本議論所及皆足發明先儒之蘊奧且

三錫集居喪草具見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非徒言之實能行之有功於世道何如哉不敢私諸篋笥將攜以南歸徧告我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閒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其爲惠不亦多乎微有商者備考中薛胡王陳兼收並列無所甲乙取朱子名臣言行錄之例而不取伊洛淵源錄之例曰以待後之君子甲之乙之此誠見先生虛懷若谷望道未見之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師者必先辨其孰

爲田途孰爲險壘然後可以命駕尚衣以示人而

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師者必先辨其孰
爲坦途孰爲險徑然後可以命駕倘並舉以示人而
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一有誤入荆棘者吾心安乎
况王陳之爲險徑薛胡之爲坦途前人論之詳矣非
吾敢甲乙之也以前人之甲乙者告後人何礙其爲
虛懷乎至備考序中謂學問只怕差不怕異此又有
說學當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但可以
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而小異者若王陳之與薛胡
則非直小異也是大差也卽其一身言行豈無可取
然豈可以小醇而并取其大疵每怪世人以陽明之

功業烜赫遂不敢議其學術不知管仲墨翟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譏於孔孟其中曲折非一二語可盡嘉靖中粵東陳清瀾先生有學部通辨一書備言其弊不識先生曾見之否近有舍親刊其書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爲刊之今并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分別路徑恐學者不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辛先生書尚有數種欲訪求者別楮附懇拙詠并正統希垂鑒不盡

者別楮附懇拙詠并正統希垂鑒不盡

附來書

僕之知先生姓氏也自魏環溪薦疏始也薦疏有
曰陸某清操如冰愛民如子又曰與妻同駕一小
舟惟有圖書數卷其妻織機一張而已僕讀至此
不禁舉手加額遙望典型日作北面人宗之想自
愧抱病山中頑如木石絕迹城市者二十年有奇
負笈有心通聲無緣會李藥舖索書之役因路長
難以畢郵先檢數種伏候筆削附以小引粗箋并
求珠玉永作先人華袞臨楮瞻望不盡

又

前因奉謝台教偶及薛胡王陳之辨非能尊之抑之
也不過述前人之成論以求指示過蒙獎譽殊深顏
汗至來札以國典爲嫌鄙意王陳之崇祀不過明季
一時之制原未可爲萬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講以備
禮官之採擇非所謂矛盾也往者苟况楊雄之徒皆
嘗濫入兩廡俱賴諸儒議論得以改正我輩未有議
禮之任雖不可過爲激論涉於構議豈可便置而弗
問耶來札又云此種學問或亦足救泥章句耽支離

者之萬一此又有說欲救章句支離之失莫如里會

問耶來札又云此種學問或亦足救泥章句耽支離者之萬一此又有說欲救章句支離之失莫如理會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自無一病若欲以王陳救之恐章句支離之弊未去而虛無放蕩之病先成爲害非細且卽欲取其所長亦非盡發其病痛不可譬如附子大黃自非法製豈可入藥不識先生以爲何如尊刻謹拜登受辛書在絳州者并祈留神承諭欲借先儒諸集惟蔡虛齋賀克恭集在南中曾見之此間無有曹月川亦止見夜行燭等七種其餘諸集皆嘗訪求而未得囟囟草復拙刻二種

附正統希垂照不既重訂垂棘并二續三續俱已奉
教尚未見初續一編希并惠賜以成全璧再懇

又

接台札過蒙獎掖悚惕何如兼惠辛先生書暨垂棘
備考諸編奚啻百朋之錫簿書鞅掌中盟手一讀茅
塞頓開先生惠我無疆矣至來札中惓惓指示不欲
以荀楊比王陳則尚有不能無疑者敢再瀆陳之來
札云荀楊之黜祀在品行而不在著述即使法言與
論語並美豈掩其莽大夫三字至哉斯言矣然品行

固不可不重而著述亦不尋獨經荀即未嘗為莽大

論語並美豈掩其莽大夫三字至哉斯言矣然品行

固不可不重而著述亦不得獨輕荀卿未嘗爲莽大
夫也止以性惡一論遂不得廁於諸儒之列孰謂著
述可以任意耶今以朱子之昌明正學而陽明指之
爲楊墨詆之爲洪水猛獸顛倒其中晚之年使天下
盡廢其書而獨持其所謂良知其視荀卿性惡之論
爲何如耶弟前札云大黃附子自非法製不可入藥
夫法製猶可入藥者如荀卿之論兵要論軍制亦得
見採於綱目特不用其性惡之說耳若就性惡一論
言之則直無處可用雖欲爲荀卿解不可得矣今先

生若欲採王陳之長而去其短固無不可牛溲馬勃
猶見收於良醫而况王陳乎若便謂崇祀不可議直
與程朱大儒等而視之則是謂牛溲馬勃可與旨酒
嘉穀登几案饗嘉賓也有是理歟來札又云孫鍾元
述張逢元之言曰建安沒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瀉
姚江沒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建安姚江雖不可
並重亦可謂識變化之方不佞則又有說焉建安之
學補瀉備矣偏於窮理者則瀉之以主敬偏於主敬
者則補之以窮理何病之足患耶建安沒而天下之

實病不可不瀉則亦以建安爲之而已可以姚江爲

者則補之以窮理何病之足患耶建安沒而天下之
實病不可不瀉則亦以建安瀉之而已何以姚江爲
哉以建安姚江交相濟爲識變化則是孔子當與佛
老交相濟孟子當與楊墨交相濟也可乎假使天下
無楊墨無佛老則孔孟之道豈便不可行乎必不然
矣閱理學備考中嘗採學部通辨之言此書辨陽明
病痛至明至悉先生既有取焉則此中是非固自分
明矣特不欲過毀前賢開天下輕薄之門耳此意誠
厚然某非好毀人者也尤敢毀前賢乎顧恐是非混
淆則學者誤入荆棘私心有所不忍故不敢隱其所

見每言及此不覺諄諄爲人道之識淺言疎固所不免伏祈先生勿吝切琢是禱辛先生經世石畫衡門芹諸書拜祈訪求便中見賜統希俯鑒臨楮神馳

答同年臧介子書

別後感冒暑氣半睡半起不飯者將十日矣精神疲倦不可言忽接手教莊誦一過不覺頓爽如飲我以冰也年兄爲己爲人之義最爲近裏著己學問以此爲主腦知必有超然於世俗之上者至論正嘉風俗之壞非姚江之過學姚江者之過此今日調停朱王

者大抵如此立論然僕則以爲有不可調停者風俗

之壞非姚江之過學姚江者之過此今日調停朱王
者大抵如此立論然僕則以爲有不可調停者風俗
之壞實始姚江非盡其徒之咎也若徒歸獄龍溪輩
而謂與姚江無干則非惟不足以服龍溪且將使天
下學者不見姚江之失復從而學之其害可勝道耶
大抵學術之弊有自末流生者有從立教之初起者
如學考亭不得則流於腐此自末流生者也若姚江
則立教之初已誕矣何待學之不得而後流於誕此
不可同日而論也學部通辨一書年兄曾見之乎行
篋中偶帶一本今以奉閱寓中無事細考其條理可

不辨而明矣。至來札所云士大夫立身行己自有大
公至正之一途而沾沾於好異何爲耶。此論甚正。然
今天下學術不明。有本好異而自以爲大公至正者。
有大公至正而舉世目爲好異者。此又不可不辨也。
惟專力於考亭之學。然後真大公至正。真不好異者
見矣。又來札云。心切於救世。卽不幸而爲降志辱身
之事。不失爲聖賢。心急於徇名。卽爲高視一切之行。
而無補於名教。夫徇名者。無補於名教。是固然矣。若
降志辱身四字。則自有分寸。不可概言之。古人雖云

降志辱身。然常置其身於見。臣卑。繩之中。於所不可處。新

降志辱身四字則自有分寸不可概言之古人雖云
降辱然常置其身於規矩準繩之中於所不可處斷
斷有所不爲所謂不以三公易其介今人一言降辱
便置其身於規矩準繩之外視世俗之事若無不可
爲者此其閒相去不啻霄壤關係世道升降之故若
不論其分寸而概以救世許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此尤不可不辨也若佛入中國之事謂宣聖早已知
之亦恐不然夫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謂夫子知後世
必有異端則可謂夫子知後世必有佛則恐近於漢
儒讖緯之學而非所以語大聖某學疎識陋又病中

三魚堂文集卷之五
狼狽承年兄殷然下問敢直陳其所見惟高明恕其
狂妄

答秦定叟書

僕學問疎淺蒙先生之不棄遠辱惠教常佩於心冀
一望見有道開其茅塞癸亥孟夏適在武林咫尺高
齋又凶凶不及造廬一晤因草具數行仰質高明亦
不能盡記其所言而於紫陽大指一書中尚不能無
纖毫之疑不敢自隱也再承手教兼示以答中孚潛
齋擴菴諸書刻本反覆莊誦益歎先生之篤學精進

回出流谷即各與菴書謂周子主靜之爭朱子看致

齋擴菴諸書刻本反覆莊誦益歎先生之篤學精進

迴出流俗如答擴菴書謂周子主靜之靜朱子看做對待之動靜原自不謬陽明恐人偏於靜而易爲程子動亦定靜亦定之定此陽明之誤非朱子之誤也又答中孚書謂今人但知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爲得體用之一原不知此但知一原耳未可爲體用一原也先須分明體用後識一原然後有下功夫處此皆足以破俗儒之惑有功正學僕深服膺不容更贊一辭者也而於前日所疑猶有未能盡釋然者敢悉陳之來書謂未發已發朱子一生精神命脉之係也知

未發已發則知靜存動察又謂今之學者相率入於困而不學其源皆起於立教者以本體爲功夫而不分未發已發之誤此固然矣然以此論朱子則可而謂陽明之所以異於朱子者專在此嘉隆以來人才風俗所以不如成弘以前者專在此則恐有未盡者蓋陽明之病莫大於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而昧於未發已發之界其末也旣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則所謂未發只是無善無惡者之未發所謂已發只是無善無惡者之已發即使悉如朱子靜存動察亦不

過存其無善無惡者察其無善無惡者而已不待

無善無惡者之已發即使悉如朱子靜存動察亦不
過存其無善無惡者察其無善無惡者而已不待混
動靜而一之然後爲異於朱子也朱子中和舊說雖
屬已悔之見然所謂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亦指至善
無惡者言與陽明之無善無惡相楹莛即使朱子守
舊說而不變仍與陽明不同所以陽明雖指此爲朱
子晚年定論而仍有影響尚疑朱仲晦之言職是故
耳此僕所以謂考亭姚江如黑白之不同先生紫陽
大指書中乃云無善無惡一句是名言之失而非大
義之謬是僕所深疑而未解也來書又云晚年定論

一書陽明不無曲成己意不敢雷同卽其窠曰此固是矣然考紫陽大指中載答何叔京三書而評之曰此三書實先生一轉關處也則猶似未脫陽明之窠曰者嘗合朱子一生學問前後不同之故考之朱子之學傳自延平延平教人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矣教人及覆推尋以究斯理矣朱子四十以前出入佛老雖受學延平尚未能盡尊所聞是以有中和舊說有答何叔京諸書與延平之學不免矛盾及延平既沒朱子四十以後始追憶其言而服膺之答林

釋之書所謂辜負此翁者則吾中和舊說之非而服

平既沒朱子四十以後始追憶其言而服膺之答林
擇之書所謂辜負此翁者則悟中和舊說之非而服
膺其未發氣象之言此朱子之轉關也答薛士龍書
所謂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則
是以答叔京諸書爲悔而服膺其反覆推尋以究斯
理之言此又朱子之一轉關也是朱子之學一定於
悟未發之中之後再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之後若
夫答何叔京三書則正其四十以前出入佛老之言
於未發已發之界似若轉關於窮理格物之功則猶
未轉關也先生乃僮侗以爲朱子之一轉關窺先生

之意却似以居敬爲重而看窮理一邊稍輕雖不若陽明之徒盡廢窮理而不免抑此伸彼故答李中孚書遂以大學補傳爲可更而以陽明之獨崇古本爲能絕支離之宿障爲大有功於吾道亦是看窮理稍輕之故夫居敬窮理如太極之有兩儀不可偏有輕重故曰涵養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未有致知而可不居敬者亦未有居敬而可不致知者故朱子平日雖說敬不離口而於大學補傳則又諄諄教人窮理又於或問中反覆推明真無絲毫病痛朱子所以有

功萬世者在此所以異於姚江者在此此而可更說

又於或問中反覆推明真無絲毫病痛朱子所以有
功萬世者在此所以異於姚江者在此此而可更孰
不可更卽曰格物以知本爲先所謂當務之爲急然
於格物之中先其本則可而如古本大學謂知本卽
是知之至則不可是又僕之所深疑而未解也至於
先生惓惓居敬主靜可謂深得程朱之旨而切中俗
學之病矣然敬之所以爲敬靜之所以爲靜亦有不
可不辨者焉嘗觀朱子之言敬每云略綽提撕蓋惟
恐學者下手過重不免急迫之病故於延平觀喜怒
哀樂未發一語雖悔其始之辜負而服膺之然於觀

之一字則到底不敢徇見於答劉淳與諸書至觀心說一篇極言觀之病雖指佛氏而言而延平之言不能無病亦在其中此用力於敬者所不可不知也又朱子雖云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却又云不必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看一敬字通貫動靜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纔偏便做病蓋樂記之人生而靜太極圖之主靜皆是指敬而言無事之時其心收斂不他適而已非欲人謝却事物專求之寂滅如佛家之

坐禪一般也。高景逸不知此乃專力於靜甚至坐必

他適而已。非欲人謝却事物專求之寂滅如佛家之坐禪一般也。高景逸不知此乃專力於靜甚至坐必七日名爲涵養大本而不覺入於釋氏之寂滅亦異乎朱子所謂靜矣。此用力於靜者所不可不知也。先生諄諄示人居敬主靜而未及敬與靜當如何用工。是又僕所不能無疑也。又讀先生答人書謂陽明之弊只在無善無惡若良知之說不可謂非孟子性善之旨。夫陽明之所謂良卽指無善無惡非孟子所謂良也。孟子之良以性之所發言。孩提之愛敬是也。陽明之良以心之昭昭靈靈者言。湛然虛明。任情自發。

而已。一有思慮營爲不問其善不善卽謂之知識而非良。是豈可同日語哉。又謂陽明之學真能爲己而非挾好勝之心者。夫陽明大言無忌。至以孔子爲九干鑑。朱子爲楊墨。此而非好勝也。不知如何而後爲好勝耶。合先生之論陽明者。言之謂其真能爲己矣。良知之說合於性善之旨矣。崇古本大學能絕支離矣。惟無善無惡一語不能無弊。又是名言之失而非大義之謬矣。晚年定論雖不無曲成已意而採答叔京諸書又未爲盡過矣。所不滿者惟不分未發已發

一節耳。又答李中孚書云。此不過朝三暮四暮四朝

京諸書又未爲盡過矣所不滿者惟不分未發已發

一節耳又答李中孚書云此不過朝三暮四暮四朝
三之法則并未發已發亦與朱子名異實同矣前輩
以陽明爲指鹿爲馬者皆非矣僕極知先生從學術
世道起見與世俗之以私意調停者不同而埽除未
盡不免涉於調停之迹恐遺後學之惑所以不揆愚
陋不敢自匿其所疑輒以上陳伏候教示知先生諒
其求正之心不以指摘爲罪也嘉靖時清瀾陳氏學
部通辨一書先生曾細閱之否近時北方有張武承
諱烈所著王學質疑一卷其言陽明之病亦頗深切

三集卷之五
著明惜其已故僕頃爲刊其書敢并附正統希垂鑒
不吝賜教幸甚臨楮曷勝翹企

又

客歲遠承尊札兼惠教紫陽大指捧讀之下且喜且
愧喜其不爲賢者所棄而愧其以優游虛歲月不如
先生進道之勇也自嘉隆以來紫陽之教微矣今日
起做扶衰惟在力尊紫陽高明著書之旨豈非世道
幸哉然僕心尚有欲商者蓋尊意所力辨在陽明影
響尚疑朱仲晦之句故歷舉朱子之言與陽明合者

以見其不影響愚意朱子之學原與陽明迥然不同

響尚疑朱仲晦之句故歷舉朱子之言與陽明合者以見其不影響愚意朱子之學原與陽明迥然不同其言有時相近者其實乃大相遠故陽明雖有晚年定論一書而到底以爲影響此無足怪也但取朱子觀心說及大學中庸首章或問讀之則其異同不待辨而知若就其近似者以見其不影響則恐反不免於援儒入墨之病也世之溺於陽明而終不能自振拔者多矣先生始而入之繼而覺其非雖責育之勇何以加諸然猶似未能盡脫其範圍所以於兩家分途處猶未劃然陳清瀾學部通辨一書辨析最精聞

三魚堂文集卷之五
先生以爲過峻。願高明奮其衛道之力，必使考亭姚江如黑白之不同，勿有所謂停其閒則大指得而世道其庶幾矣。僕才質駑鈍，於學無所窺，謬承下問，敢罄其愚。

復房師趙耐孺先生書

客歲兩接手教，如親承函丈，知近祉康吉，曷勝忻慰。隴其羈絆，荒城無一善狀，雖於鞅掌之隙，閒涉陳編，然識粗氣浮，無足道者。所修縣志，因邑人本子，草率成書，疎漏良多。傅君著作，因其自成一論，不與俗同。

故存之志中，欲以就正。有道更加卓識二字，則步替

成書疎漏良多。傅君著作因其自成一論，不與俗同。

故存之志中，欲以就正有道，便加卓識二字，則涉僭妄。此亦疎漏之一端也。得承指教，裨益良多。至所欲就正者，敢一陳之。望折衷焉。如以江陵爲權，張桂爲佞。來論謂其已甚是矣。或又曰：以此論人，則似過刻，而存此一段議論於天壤，使後世知立朝事主不可一毫苟且。苟違大道，雖以江陵張桂諸人之才學，不免於爲權爲佞，似亦防維世道之一助也。其說何如？又如劉文成開國名臣，出幽遷喬，似不當在雜傳之例。然或又曰：置之雜傳，亦可提醒朝秦暮楚一流。魯

論之仁管仲程朱謂管仲與子糾未可以君臣名分繩之。與王珪魏徵事體不同。故孔子猶有取焉。若文成既爲元進士矣。又爲高安丞矣。又爲儒學提舉矣。又在行中書幕矣。其於元也將與子糾一例乎。將與建安一例乎。儒者之道。惟出處兩端。出處中間更別無路。若文成既已仕元。又不妨佐明。是出處之間。又有一道矣。可乎哉。向使如金仁山許白雲輩。一生高蹈。遇風雲之會。奮袂而起。又當別論文成。豈其倫乎。諸葛孔明高臥隆中。未曾受人爵祿。故可擇君而仕。

文成身登仕版。見異雲起曰。天子氣也。十年後英主

諸葛孔明高臥隆中、未曾受人爵祿、故可擇君而仕。
文成身登仕版、見異雲起曰、天子氣也、十年後、英主
出、我當輔之、是何言也、如以伊尹就湯、就桀之例言
之、非常之事、固不可以常理論、然苟其心事絲毫不
類伊尹、雜之一字、恐被之而不能辭、抑以綱目誅廉
丹、子孟達之例言之、守貞者未必是、而達權者未必
非、然恐文成所處、又未可與廉孟同論、楊鐵菴老婦
謠、是或一道也、但曰出幽遷喬、卽不爲雜、不知何以
服危太璞乎、故謂文成之雜、異於趙孟頫、留夢炎之
雜、則可矣、然不可謂非雜也、猶之江陵立朝、未嘗無

功。謂其異於分宜之權則可矣。然不可謂非權也。張
桂議禮不無可採。謂其異於鄧通董賢之佞則可矣。
然不可謂非佞也。此其爲說然乎否乎。伏祈裁教。傳
君之書卷帙浩繁。未經付梓。其家無副本。不肯遠借。
往歲曾錄一本送史館。可就觀也。其他未純之處。亦
頗有之。其亦不敢盡以爲是。獲鹿臨城。兩令親皆古
道照人。得託舟誼。幸甚。便中附候興居。率泐不旣。

上魏環溪先生書

恭惟閣下當代夔龍人。閒麟鳳海內。瞻山斗之日久。

矣。隴其浙西部。儒幼讀聖賢之書。私心竊慕以爲當。

恭惟閣下當代夔龍人閒麟鳳海內瞻山斗之日久

矣隴其浙西鄙儒幼讀聖賢之書私心竊慕以爲當
吾世而苟有其人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長而蹉
跎雖不敢謂當世之無其人而伏處里門聞見不出
一邑之中未知其果有焉否也三四年以前始聞今
臨胸相公破例而薦閣下於朝海內舉以爲得人天
子亦倚以爲耳目其條陳時務皆正大久遠之計與
一切苟且之謀相去楹筵隴其在草莽之中得而讀
之不勝竊慕以爲此非尋常學者所能辦及細詢北
來之人萬口一辭謂是當世真儒隴其益怦怦動於

中以為此真向所云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者也
乙卯之春謁選入都咫尺耿光欲脩贄而造於門下
者屢矣又以尊卑闊絕恐涉攀援之嫌跼蹐而不敢
進。出都以來常懷耿耿謂末學小儒不得大君子之
磨礪終不能有所成就幸而遇其人矣又以嫌疑而
不能近此生將汨沒無由自進於聖賢之域及敝親
自京歸出詩一幅授隴其曰此少司農魏公寄以贈
子者也隴其拜讀之際且喜且懼謂海濱末吏何由
得此於大君子且閤下又非肯輕以色笑假人者乃

參承贊譽如此此必有以寵其欺閤下者。閤下古言

得此於大君子、且閣下、又非肯輕以色笑假人者、乃
謬承贊譽如此、此必有以隴其欺、閣下者、閣下姑信
之、而姑譽之、未必真以爲可取也、然又竊喜向之耿
耿於中、避嫌而不敢進者、今姓名旣已得達於君子
之前、則雖通尺幅、以自敘其情、可以無攀援之嫌、雖
未獲跋涉從之、而區區之誠、亦可以少慰其萬一、正
擬修書自通、而部議以不才罷黜矣、念廢棄之吏、不
敢輒上書於大臣之門、因又徘徊而不敢前、然隴其
聞之士、無故而輕造於公卿者、諂諛之徒也、有鴻才
碩德之公卿、先加禮焉、而終自引退者、鄙固之儒也。

是二者皆非君子所以自處也。今以閣下之曲加接引，若使隴其終無一言以自達，不特有違於夙昔向慕之誠，亦恐冒君子之譏。故敢敘其情以陳於左右。閣下覽之，庶知其非傲慢而遲回不報，其中心之感仰固不啻如其書之所言也。至若隴其之所以不合於俗，自取罷黜，與其平生之所學欲就正於閣下者，則固不敢以輒瀆也。臨稟，尚勝悚惶之至。

與某書

歲底見足下所刊文，細讀之，奇氣矯矯，溢於楮墨。此

誠未易才也。然有說焉，制義一道，所以發揮聖賢之

歲底見足下所刊文細讀之奇氣矯矯溢於楮墨此
誠未易才也然有說焉制義一道所以發揮聖賢之
理非欲以炫奇而鬪麗也苟有炫奇鬪麗之心則根
本已差雖美無足觀矣不知者謂足下文太奇恐礙
俗目而難售愚意則不然愚之所以未滿於足下者
非憂其難售也竊以爲如此而售雖售亦非所貴耳
今之務爲怪僻而躋顯榮者豈無其人識者不之取
也足下何爲而流入於此哉愚所以取足下者以其
高明之資可與深造而非以今日此種之文爲可取
也願足下細心靜氣取程朱大儒之書沉潛反覆其

中真見聖賢意旨所在然後執筆爲文復取先正守
溪荆川涇陽之作循其規矩範我馳驅不必務爲奇
異而自卓然遠於流俗此則天下之至文也何爲舍
坦途而馳驟於荆棘哉至聞足下刊文之意欲挾之
以走京師謁顯要則辱在相知尤不敢不一言以相
規夫所貴爲儒者卓然自立而不染於流俗安分守
己而不屈曲於人刻勵於中而不肯炫耀於外其遇
與否聽之命焉一有屈曲炫耀之心則君子恥之昌
黎之文照耀今古而上宰相諸書先儒勸病其輕進

三閭大夫之騷上追風雅識者猶嫌其露才揚己而

黎之文照耀今古而上宰相諸書先儒病其輕進
三閭大夫之騷上追風雅識者猶嫌其露才揚己而
况材未如三閭昌黎者乎自世教衰微士不以干進
爲恥亦不知以樸實爲尚吳下豎子稍知句讀輒刊
刻詩文以誇於儕輩稍不得志便迫不能待苟可以
進身者不問其何途而從之視聖賢安命守義之學
不啻如弁髦究竟其遇與否皆有命焉彼其所爲何
曾有毫髮之益哉此在世俗無怪其然而非所望於
賢者也願足下深以古道爲期而勿以流俗自處以
學問勵於己以遇合聽於天以樸實爲寶而以吳下

輕佻之習爲可鄙。則將來所售自不可限量。區區之事何足道哉。相期之深。故昌陳之伏。惟鑒諒不宣。

與陳藹公書

去春獲親儀範。如飲醇醪。頃復承賜尊集展卷一讀。琳瑯滿目。湯先生所謂脫手卽妙。斯言不誣。古今文人患其專意詞章。無與於道。先生立言必以道爲準。讀與汪比部論文書。真能埽盡文人習氣。但道無終窮。粗言之則韓退之。歐陽永叔之文。已可謂見道精言之。則必如洛閩如洙泗。方盡乎道之妙。方盡乎文

之妙。甲先生所以自期待者。正未可限量而走。佔佔

言之則必如洛閩如洙泗方盡乎道之妙方盡乎文

之妙知先生所以自期待者正未可限量而徒沾沾
歎羨先生之文者猶未免藪澤之見也昔呂涇野先
生謂空同李子一爲歌行近體卽如李杜一爲古樂
選府卽如曹劉阮謝一爲賦記序書卽如屈宋賈馬
向使李子一爲定性訂頑卽如程朱一爲大學中庸
卽如曾思惜其力不加之乎此耳僕敢以是爲先生
望劉靜修孫鍾元皆先生鄉人也以先生之好學深
思何難媲美前哲耶所欲請正者甚多簿書羈絆不
獲朝夕左右曷勝耿耿便中附候統希台鑒不宣

聖隆鑄新辭，甄示者，夫主，際人也。以夫主之，我學，若
 伯，波會，思，對，其，仗，不，賦，之，平，此，在，對，難，以，是，為，夫，主
 向，對，李，年，湯，為，夫，對，有，既，明，賦，對，夫，一，為，夫，學，中，觀
 幾，觀，明，賦，曹，隆，到，攜，一，為，夫，信，執，書，明，賦，佩，宋，賈，愚
 夫，階，空，固，李，帝，文，為，夫，徐，其，對，明，賦，李，林，也，為，古，樂
 幾，幾，夫，主，也，文，清，餘，朱，為，獲，對，之，見，也，昔，習，對，理，夫
 之，也，賦，亦，也，海，以，自，賦，對，者，五，未，可，題，量，而，夫，對，也

三魚堂文集卷之六

尺牘

答同年許子位

憶自西湖別後久闊台顏時深飢渴不意奉命承乏
貴邑擬於涖任後躬叩龍門快聆大教忽蒙台翰宣
頒深感殷勤至意但隴其生平勵志以廉潔自期而
力薄才劣又值國步多艱之日便民利國勢或相左
擬學第五倫之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自運家糧敢期
保障庶免繭絲生平簞瓢自樂行且水蘂知甘然何

以除稂莠而植嘉禾何以親鸞鳳而遠梟獍何以遺
利澤於百年何以解倒懸於今日撫字何方催科何
法大而移風易俗小之剔蠹損煩先生理學經濟夙
著東南蒼生望澤甚殷况貴邑利弊所熟悉者乎惟
期一一賜教開我愚蒙敢不虛已以聽使嘉邑受某
一分之益卽大君子一分之賜也臨楮不勝仰企之

至

復房師趙耐孺先生

前到吳閫囟囟違侍至今悵然世兄來捧讀

悉近履殊慰遙思但隴其勞生虛擲方顧影以自慚

前到吳閫凶凶違侍至今悵然世兄來捧讀

悉近履殊慰遙思但隴其勞生虛擲方顧影以自慚
何煩尊者念及致蒙世兄枉臨隆情疊錫益增汗下
猥蒞任以來才庸事劇手亂絲棼交盤諸務毫無頭
緒新舊積逋盈億累萬憲檄雨飛餉急莫應不知奏
銷作何景狀兼之素性迂拙凜凜春冰不敢自玷生
平以負康成門下之知故冷署蕭蕭祇覺坐愁城而
避債無臺感遇如老師尚無以爲情惟深惶仄而已
世兄淵才雅度令人心儀但豬肝一片地主之誼歎
然耳嘉貺愧不敢當卽藉附壁外具不腆略申鄙私

三魚堂文集卷之六
幸爲哂納感愧縷縷難罄筆端統惟原照不宣

與李子赤茂

數年契闊得一聚首又冗劇之際不能細罄衷曲耿
耿何如此時此地爲有司者其日在荆棘開何如物
外軒中擁萬卷書焚香吟詩具人閒樂境耶願足下
寶此閒暇專志正學勿以有用光陰浪擲旁門此則
故人所私禱耳前聞留心文獻通考此儒者有用之
學以大才肆力於此欣羨欣羨但程朱文集語錄及
明儒薛敬軒胡敬齋諸錄尤爲體用兼備之書不可

不讀高明豈有意乎淵伯常會否所作貽安錄一書

明儒薛敬軒胡敬齋諸錄尤爲體用兼備之書不可
不讀高明豈有意乎淵伯常會否所作貽安錄一書
大有關係弟已爲作序但文樸陋不足以表揚似不
可少物外軒一序幸速成之

答表叔李慧生

違範日久每厯馳依知杖履近多康吉欣慰何似譟
材而試巖疆錢穀之積逋者新舊累億憲檄催餉奚
啻如火曉夜徵輸苦莫以應嗟我勞人怒焉如擣不
知將來作何奏銷至若守兔凜冰又姪素性荒署依
然壁立更難爲親知道者斗大礪城竟等茫茫苦海

矣奈何至戚如表叔尚無一芹將獻惶愧難言當從容申敬高年玉趾幸慎跋涉

答曹微之進士

久違教言每深雲樹遙知道履綏佳神全養列將來駿馬春風定膺首唱矣慰羨慰羨弟以迂疎之質任此繁劇蚊負鳩營惟恐隕越以貽粉社憂奈事事棘手不知所措催餉之檄如雨積逋之案如山晝夜艱辛癯欲骨立至於冷署蕭條之况依然故我更難爲知己道也今而後知宦遊之味不惟似蠟抑且若蘖

矣。辱承雅愛翰傳汪年翁雲誼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知己道也。今而後知宦遊之味，不惟似蠟，抑且若蘂。

矣。辱承雅愛，翰傳汪年翁雲誼，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第恐鹿鹿魚魚，不足以當鼎植耳。手口卒瘡，容徐徐親塵乞爲叱謝。高情縷縷，感愧率復不盡。統冀鑒照，曷勝依切。

與雲閒陸郡博

恭惟先生學有淵源，教育之澤久著三吳。茲者秉鐸雲閒，事事步武前人。譽髦之士，蒸蒸向化。此地久汨沒於辭章，近復馳逐於聲利。以先生方正篤實之學，爲之砥柱，轉移之機，當不遠矣。弟嘗竊思學校爲天

下根本。當今欲整頓缺壞。必自此始。而上下皆不甚留意。近來益復龐雜。居此職者。亦往往多自菲薄。不肯以古人自期待。然胡安定曹月川所以赫赫今古者。正以其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時也。使舉世皆已爲之。則亦無貴乎安定月川矣。然則今之龐雜而苟且者。不可謂非豪傑振興之時也。先生豈非其人哉。弟夙仰高風。秋閒在玉峰。晤靈昭令姪益。悉道道範。又獲讀四書定解。如親承指示。高山之仰。何啻飢渴而台駕。杵臨不及。倒屣每用耿耿。茲因舍姪壻屠生王機。

獲在門牆。敢附數行申候。并謝教益。屠生爲亡弟幼。

駕杆臨不及倒屣每用耿耿茲因舍姪壻屠生王機
獲在門牆敢附數行申候并謝教益屠生爲亡弟幼
壻向曾執經於弟年少有志先生進而教之俾知聖
賢之學得有所成就幸甚臨楮曷勝悚惶之至

答川沙王守備

日者得聆塵言喜慰無似霏霏玉屑至今猶令味思
也茲承教并將禁條頒示具見親臺留意巡防未雨
綢繆之思不獨禪益疆圉卽弟輩亦叨庇多矣至論
及私販之徒出沒踪跡燎若列眉愚民爲蠅利所驅
而不知累及身家誠屬可恨今欲窮其源而塞之似

亦至論但慮賣鹽之家而根究出洋之犯轉展推求
恐捕緝之輩又於從中播弄或至擾害反與不計轉
展攀指之律有礙莫若辨鹽色嚴禁坐賣之家有犯
必究則頓者無人而販者自絕更於編甲之內互察
嚴查飭以隱諱連坐之法如是則利無所營而趨者
少。害有所叢而避者多。自然姦志潛消矣。老親臺與
弟見合符卽當示曉愚民專役協查也。疆索遼闊鞭
長不及者惟親臺加意焉。率復不旣統惟犀照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自山左道上得侍函丈。囑囑言別不及細。哈教言至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自山左道上得侍函丈。函函言別。不及細聆教言。至今耿耿遙想。老夫子從容侍從。臯夔事業。行當照耀宇宙。豈惟門牆之內。實寵嘉之。隴其荷蒙垂愛。夙夜惕厲。思欲稍自樹立。以圖報稱。不意才疎政拙。不能免於部議。遂遭罷黜。固分所宜。但私心竊懼者。世俗不諒。謬以隴其爲過於寬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名之士。遂將以寬厚爲殷鑒。其害非細。其實隴其於催科較之他邑。不大相遠。核其民欠。尚少於他邑。特勸諭多而敲扑少。其迹類於縱弛耳。隴其方自愧不

能盡用德教。而論者乃以爲寬厚之誤。豈不誣乎。旣
退歸田園。悠悠之口。應置勿論。然此乃人心氣運所
關。故敢於知己之前。一陳之。使大君子鑒焉。知其罷
黜之故。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寬厚無罪焉。則庶幾
耳。至若一身之得失榮辱。雖不能如古人之塵視軒
冕。然聖賢義命之學。則固嘗聞之矣。豈敢以此咎人
也。兩載鹿鹿。未獲一候。起居疎慢之罪。不可言狀。茲
因便羽。聊展寸忱。不莊不備。統希鑒原。臨稟曷勝悚
切之至。

切之至

答崑山丘近夫

夏閒接手札未獲裁報時懷耿耿年翁學問文章夙
昔欽仰過承謙抑殊不敢當不棄駑鈍得常親道範
斯厚幸矣今之志於道者鮮如年翁之卓然以正學
自任此真斯世之祥麟威鳳豈特負絕三邑已耶惟
望益加砥礪如陟泰岱進而彌高如遡星宿探而愈
深直造其巔直窮其源使古學之不絕如縷復昭昭
於天壤則世道之福也嚶城學者雖衆然與之言舉
業則欣欣樂聞與之言爲己之學多捍格而不入惟

諸莊甫超然功利之外可謂篤行之士所著文字亦
彬彬可觀近常相益來猶記高明之極口贊歎洵不
虛耳瞻望咫尺未獲把臂罄所欲言悵悵何如因便
申候臨楮曷勝神馳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客歲從關使者得老師札卽作一稟附呈想已入台
覽兩載鹿鹿未獲專使一候起居罪何可言隴其本
屬菲材荷蒙提拔驟得一官涇涇自守惟恐有負知
已不意以此見諒於君子亦以此獲戾於世俗命也

復何言哉錢糧雖無大挂礙然亦小有未完冬底可

已不意以此見諒於君子亦以此獲戾於世俗命也
復何言哉錢糧雖無大挂礙然亦小有未完冬底可
竣局寒家本無貲蓄今亦適還故我幸而老親亦安
貧不以蕭然爲苦明歲尋得一訓蒙地爲餬口計當
世之事不敢復問矣自念生平學力疎淺此後或得
以閒暇之身究心古人之學倘或稍有進益不終於
昧昧卽爲厚幸敢尚有他望哉前歲爲老師尋一十
七史因恐浮沉蹉跎未寄舍親北來卽當送呈臨稟
曷勝悚切之至

與李枚吉壻

在吳門遇來使知吾壻欲接近例愚竊以爲不可朝
廷設科取士三年一舉此正典也方正之士莫不由
之而進今科之設不過爲急於功名者使之稍助軍
需亦得一體進取原非所以待豪傑也吾壻英年有
志前程遠大苟發憤力學將來鳳翥鵬翔何可限量
奈何不以豪傑自待而甘心出於此耶且就吾壻今
日所處又有大不可者禮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
降期然服雖降而一切食稻衣錦之事必有不妥於
心者蓋可降者服不可降者心也故考試之事但當

與歲考不當與科舉秉禮之士莫不皆然今吾壻期

心者蓋可降者服不可降者心也故考試之事俱當
與歲考不當與科舉秉禮之士莫不皆然今吾壻期
年雖滿而心喪未畢儼然與應舉之士角逐於文場
可乎不可乎况功名遲速有命難易亦無一定苟命
應得雖在千萬人中自當脫穎而出如其不然卽兩
人相較亦有得失况十五人而中一人安在其必得
耶卽功名未必得而徒冒不韙竊爲高明不取也相
愛之深不覺盡言惟吾壻熟籌之幸勿以吾言爲迂
愚交盤尚未完局秋涼當歸草勒不悉

示大兒定徵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綿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间断、則一

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

病工夫只在綿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慎毋忽之。

答嘉定李生玉如

不孝生平積愆禍及先人遠辱光信心肺方裂不能
一敘契闊悚惕而已方期賢者積學奮飛爲時羽儀
不謂亦罹此大故何天之降罔一至於斯苦塊之中
未得以生芻一拜几筵兼謝厚誼徒懷耿耿使者來
知方爲葬事經營而手札諄諄下詢惟恐稍有弗當
則終身莫贖此一念已得禮之本擴而充之知必有
大過人者但不孝平時學業鹵莽未能徧考古今之
禮動多窒礙豈能爲高明決疑辨惑耶承問不容自

已姑據所見言一壽壙一事儀禮家禮皆無明文然

禮動多窒礙豈能爲高明決疑辨惑耶承問不容自
已姑據所見言壽壙一事儀禮家禮皆無明文然
古人往往爲之以無預凶事之嫌左氏所謂預凶事
非禮者蓋指含祔贈賻之類言之至於棺槨之屬則
不可以此論故檀弓有君卽位而爲柩之文王制云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未聞以爲嫌也至若有庶母之
葬而以兩邊俱葬壽壙居中爲疑則庶母葬位於禮
原不應與嫡母相並或另附於旁或稍退一二尺如
此則與壽壙亦似無嫌而亦不必停庶母之葬以有
待也惟是世俗封壽壙純用古禮則哀樂同時誠有

魚堂文集卷之六
如來札所云者不孝亦嘗疑此而未有所考據查儀禮筮宅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註云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疏云主人之服不純吉免經亦不純凶也此是卜葬宅之禮以此推之則封壽壙亦當稍參以吉但不可如世俗之純用吉禮或者暫釋衰經以素服臨事可也然當更詢之博聞知禮者臆度之言不足據也冗中不敢久羈尊使凶凶草復知無當於禮意伏惟鑒諒不一

答同年顧蒼巖表叔

舊冬都門獲接尊札并領學部通辨正欲覓便致謝

答同年顧蒼巖表叔

舊冬都門獲接尊札并領學部通辨正欲覓便致謝
忽聞家變狼狽南歸一載以來熒熒苦塊不復知有
人世應酬之事未獲以一字達左右乃復遠蒙光唁
施及先人曷勝悲感又蒙垂愛欲延之家塾深荷惓
惓之意但隴其明歲已受虞山主人之訂不容中更
當另訪一友與表叔祖商定再圖報命也月川先生
集謹已拜登此書求之十餘年不可得一朝獲之何
啻百朋之貝耶但月川尚有四書詳說存疑錄等書
不在此集中不知彼中尚可尋覓否更望留神家鄉

風景如舊但今歲米價驟騰人心皇皇蓋民窮財盡
譬如尪羸之人稍遇風寒百病交作明歲若再加長
其勢便難支撐可爲隱憂者此耳中州光景度必相
同催科之事勢不能全緩須使百姓洞然見我惻怛
之意然後急之而不怨所謂信而後勞斷斷不誣呂
新吾講究荒政最爲詳悉宜急求其書觀之擇與地
方相宜者爲小民盡力經畫一番此根本之計也
函草復并謝隆誼不盡欲言

答某索序

先生以箕穎高踪道揚風雅爲後進表儀久矣乃辱

答某索序

先生以箕穎高踪道揚風雅爲後進表儀久矣乃辱
俯念謬以珠玉問序於章句鄙儒其亦古人芻蕘是
詢之意乎然黃鐘大呂豈淺學所能贊一詞所以聞
命逡巡而不敢答也茲者更值家變熒熒苦塊不復
知人世有斯文之事雖琳瑯在前不知其爲何物而
况能序之乎竊恐高明未鑒病其懶於奉命敢佈愚
忱至若古之詩人必先有志其志卓然出於流俗之
上可以對天地質聖賢然後發而爲詩故其詩正大
高明而非風雲月露之學所能彷彿其萬一知先生

於此必有所得力伏惟不棄愚蒙而教之則所厚望焉

與閩臬趙公

恭惟先生道原洙泗文溯韓歐霖雨之澤已徧乎中外斗山之仰益重乎朔南隴其自乙卯都門獲瞻道範願學之私常深寤寐山川閉之不能時奉大教每切耿耿茲者台旌秉憲八閩正值朝政寬仁與民休息之時風動之美當不讓庭堅種德非特如漢于公昌大門閭已也况八閩爲考亭未子闡道之鄉以大

君子式臨茲土刑措之餘知必將振揚風化興起儒

昌大門閭已也况八閩爲考亭未子闡道之鄉以大

君子式臨茲土刑措之餘知必將振揚風化興起儒
烈俾紫陽遺澤重光海宇世道之幸爲何如耶又紫
陽門人如勉齋北溪西山九峰之徒皆係閩產遺書
久湮搜緝而表章之其在斯乎企望企望舍弟承烈
係先伯墨濤公嗣子來叩台墀肅此附候舍弟向來
杜門株守未曾涉歷世故進謁之時深望教誨統希
俯鑒臨楮曷勝悚惶之至

復席治齋虞部

不肖弟以樗櫟下材與時抵牾承高賢顧盼付以師

友之任垂愛之殷有倍尋常方圖報稱不謂生平積愆弗爲天佑至於大故狼狽南歸乃更辱憫憐遠勞賻唁心肺方裂未獲以寸簡致謝耿耿何如春初令親到舍傳述盛意感切寤寐但不肖方熒熒在疚秋冬又當經營先君窆事未能遠出有虛高誼惶悚而已令郎天資英妙必成大器鄙意目下但當多讀書勿汲汲於時文左傳之外易詩禮諸經皆不可不讀讀必精熟熟必講解聰明自然日生將來便不可限量養其根而俟其實古人爲學皆然世俗子弟所以

多壞只緣父兄性急一完經書便令作文空疎杜撰

量養其根而俟其實古人爲學皆然世俗子弟所以
多壞只緣父兄性急一完經書便令作文空疎杜撰
不識經史爲何物雖僥倖功名亦止成俗學與前輩
學問相去殊絕此不足效也芻蕘之見惟高明採擇
肅此布復并謝隆施苦塊餘生言不能盡統希鑒原
臨楮神馳

又

春杪曾有一札奉謝未知得達否嗣後復承令親到
舍爲明歲之訂弟自揆愚鈍無毫髮之長可以有裨
高明而謬蒙垂愛惓惓無已感荷之私豈筆能述但

弟明年尚在苦塊中長安道上非棘人所宜不能馳
赴台命遙望龍光耿耿而已令郎今歲學業必更精
進幼學工夫不患不長但如築室須堅其基址然後
可起樓閣五經四書皆基址也時文則樓閣也須先
將各經熟讀細講浸灌其中使之有得然後及於時
文循序漸進而不欲速自然所就不可限量榮補未
知當在何日仕途遲速皆有定命不必櫻心肅此附
候并謝高誼統希垂鑒臨楮曷勝神往

答楊某

不孝廢黜之餘更值家變伏處苦塊不知何日姓名

答楊某

不孝廢黜之餘更值家變伏處苦塊不知何日姓名
入於高明之耳遠辱台翰過蒙獎譽皆非薄劣所敢
當也豈高明欲攬當世之英賢而姑先從其所最不
足數者而惓惓焉古人所謂請自隗始者乎不孝雖
嘗有志於古人之學然才質駑鈍無所知識偶膺民
社未有絲毫之益於時輒遭罷黜皆所自取不敢尤
人來翰以古之撫字心勞者比之此以告者過耳巢
來昆季盛稱賢者之志行知胸中所負必有超出尋
常流俗者惜未得一對叔度消其鄙吝也猥承高誼

敢布區區統希俯鑒

與趙生魚裳旂公

七夕邊適苦瘧疾故尊篇久留未歸茲同康齋集暨
龜山通紀一併奉到細看康齋文字大抵返躬克己
之意居多明初儒者一派真實工夫真不可及但康
齋於格致上微覺未足故其議論尚少發明而行事
亦時有未滿人意處方之薛胡不無高下焉近來昆
仲所用何功雖舉業上不得不著力但必使字字從
身心上體貼出來則舉業無非聖學矣日記一編甚

好讀書如此留心方不是谷學也則新前人尤易學

身心上體貼出來則舉業無非聖學矣日記一編甚
好讀書如此留心方不是俗學但判斷前人尤易磨
勘身心爲難耳晚村評金黃稿尚未見必有可觀正
在尋覓也便中附此不盡

與周好生

兩月之內再遭家變此實生平積愆天降大罰復何
言哉惟有痛自刻責庶天其厭禍偶書一語置坐右
云老大始知氣質駁。尋思只是讀書粗。以此當韋弦
卽以此代祈禳。但恐粗處未能盡。知駁處未能盡。見
惟兄有以教之。兄處淡漠奉老親。此乃人生不易得

之境上天所以篤厚兄者甚至豈弟所可望耶研田
遠不如近必不得已則亦無可如何者也陸學師札
奉上此公素聞其方正前在玉峰承其枉顧因弟先
解維不及一晤觀侯見時可一致意弟歸期當在望
後歲內當圖至武塘種種俱俟晤時悉之

答某

己未之春承駕遠臨時不佞正在苦塊之中心肺方
裂不能一敘契闊至今耿耿服闋以後念學疎性拙
與俗多睽未敢遽出兩年旅食虞山借村學究伎倆

爲餬口計門外之事一無所與來札巡鹽冒犯云云

與俗多睽未敢遽出兩年旅食虞山借村學究伎倆
爲餬口計門外之事一無所與來札巡鹽冒犯云云
皆屬訛傳並無此事惟去秋遭西河喪明之慘情最
不堪此乃生平積愆天降之罰無足言者讀來札知
高明力學之志不少退屈爲之喜躍世俗滔滔篤志
如此真不易得但札中所謂近年少有所得自以爲
孟子後無人知者未知所得如何竊以爲孟子後無
人知但可語宋以前若宋以來則有周程張邵有考
亭朱子不可謂無人知賢者此語得無未深考而言
之太易乎不然則辭未達意也愚近年所見覺得孟

子之後至朱子知之已極其明言之已極其詳後之
學者更不必他求惟卽其所言而熟察之身體之去
其背叛者與其陽奉而陰叛者則天下之學無餘事
矣未審高明近所得者從朱子而入乎抑不從朱子
入乎此中得失相去懸殊得一面論之幸甚或詳書
所見寄示使不佞得辨別焉亦所願也使回函不
盡欲言臨楮神馳

與曾叔祖蒿菴翁

一身遠出紛子無知所恃者師保得人耳臨行囑囑

言不能盡想太翁亦不待言而知其意也舟中細思

一身遠出紛子無知所恃者師保得人耳臨行囑囑
言不能盡想太翁亦不待言而知其意也舟中細思
一齊衆咻之義覺得咻字情狀萬千愈思愈覺可畏
非必有意引誘然後爲咻凡親友來者或語言麤鄙
或舉止輕率一入初學耳目便是終身毒藥故有心
之咻猶有限無心之咻最無窮此孟子所以必欲置
之莊嶽然莊嶽勢不易得惟恃一齊人之辭嚴義正
能使衆咻辟易望風而靡則瀟湘雲夢盡成莊嶽矣
舟行吳江道中半日悶鬱思至此又不覺欣然慰也
至於戶外之事惟有一靜仲書夬履貞厲之占切中

其病神明如見晤時幸時提撕此意內無咻而外無
夫千里遠懷便可坦然矣惟太翁留意

又

六月初二到京部例急選與大選不同文書必自動
司而轉功司自功司而達選司有二十餘日之擔閣
非一日便可投供也選司題覆又有一月工夫總之
補期在九月矣初意欲改教職部中無此例只得聽
其自然但將來做法甚難諸君子之期望亦最難副
十分小心猶或庶幾倘得一世俗所謂美缺家中人

切不可以為喜望太翁居常時時提醒此意在京師

十分小心。猶或庶幾。倘得一世俗所謂美缺家中人。切不可以爲喜望。太翁居常時時提醒。此意在京師。自覺紛華盛麗。不能動此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及稚子愚蠢。未有知識。輒不能不膠擾於中。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翁留神館中。凡有不便。不妨直言。不比在別家也。惟

三魚堂文集卷之六
有一事意中欲望太翁之裁節者向在家時屢欲言
之躊躇中止到路上思之不言畢竟是客氣非所以
待太翁也敢一陳之煙之爲物從古所無明季始有
之吳梅村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中姪孫見今之大
賢君子無喫此者蓋皆知其非佳物也太翁留心正
學而嗜好偶同於流俗何難一舉而絕之一則見克
己之勇一則免火燭之虞一則後學無效尤之弊一
舉而三善備焉不識太翁不以爲妄言否便中草附
不能盡悉臨楮依依

不能盡悉臨楮依依

又

到京三月家信未通心甚懸懸八月十七始接得閏
月中信苦不可言姪孫已經投供但部中新例急選
不論項款惟以文書到部日爲先後而近來教官縣
丞兩項捐陞知縣者聞改歸單月姪孫名次在七十
人外補期尚遙遙矣冬末春初或作南歸計亦未可
定尚在徘徊也家中百事都放不下所恃以寬其內
顧之憂者惟以學生子付太翁耳明歲不敢另具約
奉教自應如舊姪孫教子之念與他人異功名且當

聽之於天但必欲其爲聖賢路上人望時時鼓舞其志氣使知有向上一途所讀書不必欲速但要極熟在京師見一二博學之士三禮四傳爛熟胸中滔滔滾滾真是可愛若讀得不熟安能如此此雖尚是記誦之學然必有此根脚然後可就上面講究聖賢學問未有不由博而約者左傳中事迹駁雜讀時須分別王伯邪正之辨註疏大全此兩書缺一不可初學雖不能盡看幸檢其易曉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有涇渭冬天日短應囑其早起夜閒則又不宜久坐

欲其務學又不得不愛惜其精神也聞家鄉米價甚

有涇渭冬天日短應囑其早起夜閒則又不宜久坐
欲其務學又不得不愛惜其精神也聞家鄉米價甚
賤此最是喜信季飛叔姪近况何如晤時并希致人
處境不佳只有和平一法怨尤之氣減得一分有一
分受用也

示三兒宸徵

前有一字寄嘉善柯寓匏帶歸不知曾到否我在外
甚安好家中不必懸念但汝讀書要用心又不可性
急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
也當謹守之又要想讀書要何用古人教人讀書是

欲其將聖賢言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閒
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
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真讀
書人至若左傳一書其中有好不好兩樣人在內讀
時須要分別見一好人須起愛慕的念我必欲學他
見一不好的人須起疾惡的念我斷不可學他如此
方是真讀左傳的人這便是學聖賢工夫汝能如此
吾心方喜歡勉之勉之

與前令董子祁

奉教兩月如飲醇醪不覺心醉東郊言別曷勝依依

與前令董子祁

奉教兩月如飲醇醪不覺心醉東郊言別曷勝依依
一路老幼捧觴遠送聞寅翁馬上酣醉猶諄諄勸百
姓完糧息訟嵩陽父老以爲數十年來勝事中山誌
中又添一段佳話矣弟以菲材幸承善政之後成法
可師事逸功倍叨庇弘多但駑鈍性成雖喜附驥實
愧續貂未知將來作何景狀也使旋奉覆囟囟不旣

答鄭唐邑

泰叨同譜山川遙阻不獲常瞻光霽祇聆教言惟神
馳左右時切依依而已某駘駘庸才向待罪南中已

遭蹉跌不知退遜復承乏疲邑每事掣肘撫字催科
皆無良策內懷慚愧遙想足下宏才偉抱必有超軼
絕倫者曷勝仰止未獲專力修候乃蒙手翰下頒復
承隆貺過情之賜何以當之細讀來札知足下冰雪
爲操留心民隱只不敢剝民擾民一言已足爲某輩
南車至云所講求者已政之得失非官階之崇卑卓
哉斯言益令某歎服不已則足下教我實多乃復下
詢芻蕘某何能更進一籌耶老年伯尊稿及李道臺
佳什俱已領入第衛水占星之句某何敢當足下庶

幾無愧耳

佳什俱已領入第衛水占星之句某何敢當足下庶
幾無愧耳

上井陘道李梅崖先生

前者憲駕光臨山僻疲邑諸事草率不恭之罪無所
逃避乃執事汪汪千頃之量不督過之又寵榮之頃
某縣某令傳致衛水尋源詩區區下吏荷蒙注念何
幸如之至恭誦詩詞慨然於萬古聖人飢溺同民之
意此大儒有本之言非月露風雲家所能道其隻字
豈惟下吏實受其賜衛水增光多矣當尋片石敬勒
水濱以誌不朽前蒙面諭疏通此源及查趙王臺高

若干卑職隨令村民將所指舊源處疏掘至丈餘纔有水然甚微土人謂此水隨旱潦爲盈縮大抵然也。又據土人言其旁更有一源擬於農隙時再督其疏濬使一番憲節按臨與禹之明德俱永也。趙王臺在縣治西十五里故城村城周圍約十五六里已多圯壞然規模尚在臺在城中約高五六丈無磚石但巍然一土阜上有武靈王廟廟甚陋係近時里民所修然其所由來則遠廟前一望平山井陘獲鹿諸山皆歷歷在目滹沱河環繞其下誠佳境也宜其爲武靈

所流連哉臺下相傳舊有八角井今已無形迹可考

歷歷在目滹沱河環繞其下誠佳境也宜其爲武靈
所流連哉臺下相傳舊有八角井今已無形迹可考
臺東里許有養魚池周圍約四五里今已爲田但四
圍高而此獨下儼然池形也卑職更有陳者禹貢恆
衛二水皆屬真郡境衛在靈壽諸書無異論恆水則
行唐誌謂卽派河曲陽誌謂卽沙河府誌則恆水沙
河派河又各自爲一水未知其孰是宜討求畫一使
有定論亦羽翼經傳之一端也因論衛水而并及之
統希憲鑒

與鄭唐邑

上谷把臂囟囟言別不及從容就正爲悵年兄學有淵源議論丰采迥異流俗膏澤及民將與唐水俱永敬羨敬羨承許貴治邑誌專役走領大茂山勢曲折拜望指示此山諸書皆以爲卽恆山禹貢太行之恆山自是二山前聞年兄之論却似恆山卽太行之隨地異名者不知果是一是二恆嶽之辨乃畿南一大疑案得年兄考正愉快何如邑中有文獻可開茅塞者惟勿吝賜教是荷一芹之微聊申鄙忱拜祈哂納

答張西山先生

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隴其自某年某處得

答張西山先生

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隴其自某年某處得
瞻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閒隔無由執鞭茲幸
承乏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涖任之始又蒙不鄙
遠辱台翰重以尊刻曷勝怵慰儒宗理要一書補近
思之缺去性理之煩真足爲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筆
削精嚴有功文莊不淺讀青齊政略諸書則皆得之
涉歷體認又令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弘多肅此奉謝
統希垂鑒

與各鄉紳勸戒賭

謹啓。竊學疎才短，生長南方，未諳北上情形。承乏茲邑，入境以來，見地瘠民貧，禮教廢弛，蹙焉內傷，求所以撫字之方，教化之術，使家給人足，風清俗美，不知何道而可。恭惟諸老先生年臺一方表率，利弊必素知之。苟有益於民生，有裨於風俗，切實可行者，伏祈詳悉指示，勿吝讜言。隴其將奉以周旋，或可稍追尸素，皆高明之賜也。至不佞亦有芻蕘之言，望諸君子之採擇者，敢并陳之。如賭博一事，實民間大害，然而有司不能禁也。禁之，其心必不服，何也？彼見鄉紳士

大夫皆聚而爲之，而有司所禁者，獨此蚩蚩之民，宜

有司不能禁也禁之其心必不服何也彼見鄉紳士大夫皆聚而爲之而有司所禁者獨此蚩蚩之民宜其心不服也夫移風易俗必自貴者始諸老先生年臺中高明遠見者自能洞燭此理不待下吏之言或有向來習慣以爲此遊戲之事無傷大體不知愚民因而視效開盜賊之源成惡薄之俗皆此遊戲爲之且士大夫家一有此風子弟慕效因而蕩廢祖業敗壞家門者恆必有之是非特一方之害亦本家剝膚之災也詩書中滋味甚長何可爲此伏冀俯採鄙言互相戒勉以爲民法禮讓之風旣敦於上則醜毒之

害自去於下蚩蚩者將不待禁而自止矣統祈垂鑒
不宣

與席生漢翼漢廷

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奮發自勵焉
知將來不冠多士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目下
用功不比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爲急每日應將
四書一二章潛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
理會一番次看本註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
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旣明讀他書便勢



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做至於諸經皆學者

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
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做至於諸經皆學者
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爲沒要
緊此學問所以日陋今賢昆仲當立一志必欲盡通
諸經自本經而外未讀者宜漸讀已讀者當溫習講
究諸經盡通方成得一箇學者然此猶只是致知之
事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
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間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
合便須愧恥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長安中尤不宜輕
易出門恐外邊習氣不好不知不覺被其引誘也胸

中能浸灌於聖賢之道則引誘不動矣切望切望尊
公先生不及另札祈一致意

與呂無黨

自違道範不覺一紀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學有如
飢渴所不同者出處耳嘗愧不能脫去塵埃相從於
衡門泌水閒自謂登堂受教尚應有日何圖遂至於
斯聞訃痛悼非爲私悲爲斯道慟耳卽欲走一介奉
慰而南北間隔蹉跎至今負歉何可言喻茲因便中
附寄小文一首微禮一函乞致几筵冥冥之中當不

我棄也至於尊公未竟之業將來責在足下伏惟爲

附寄小文一首微禮一函乞致几筵冥冥之中當不

我棄也至於尊公未竟之業將來責在足下伏惟爲
道節哀鄙意尊公闢邪崇正之學悲時憫世之心主
於隨事指點故往往散見於時文之評而未有成編
足下讀禮之際宜輯其關係世道者彙爲一書如河
津讀書錄河干居業錄之例若聽其散於時文中譬
綴明珠於敗絮恐難垂久遠或更有微言奧義未經
問世者總收拾於一書中以成千秋之物此純孝第
一事也至尊公所急欲表章者考亭諸書亦宜及時
整頓用成先志足下好學深思平時志行已表見於

世必能步武前人無待叮嚀區區之心不能自己敢
一及之臨楮惓切不盡

附
答書

不孝癸亥秋邁先君之變以道路修阻不及訃聞
於門下乃蒙先生遠賜弔賻重以哀章展讀之餘
辭誼真篤在旁觀者靡不雪涕况不孝輩耶憶昔
年侍先君於禾城寓舍得聆先生言論與先君有
水乳針芥之合不意此後雲泥異方遂成永訣宜
先生之深致痛悼者惟先君平生志力自荷甚重

而遭逢非偶功不見用於時卽欲闡先傳之緒言

先生之深致痛悼者惟先君平生志力自荷甚重而遭逢非偶功不見用於時卽欲闡先傳之緒言窮異端之邪遁庶幾立言以待後之學者而天復不假以年中道捐棄所未就之書惟朱子近思錄及知言集尤爲緊要先君常語學人曰此二書不成則吾虛負此生矣是以抱病以後猶勤批纂易箒之際不廢丹鉛有勸以靜攝養病暫輟以俟稍愈者先君毅然曰一息猶存不敢不勉此時精神尚可料理後此更何及耶然引端示緒竟不能成也悠悠蒼天此恨何極先君時與學者講論及家

常語言皆因人隨事不主故常當時恨無錄記至
今追憶雖音響尚在而精微不傳惟時文評語出
於手著先生勉以纂集成書以垂久遠固是不孝
之責當卽尋記編次就正於有道而後出之亦不
敢負鄭重耳不孝邇者因多塵務內則米鹽零雜
外則門戶應酬不能專力於讀書去秋

嗣後更得先生不棄其愚時賜誨之此不孝之願

嗣後更得先生不棄其愚時賜誨之此不孝之願
而亦先君之所望也新刻朱子遺書六種又朱子
家禮及小學近思錄合刻各一冊先君書義四秩
呈覽目下刻儀禮經傳通解已將及半矣明歲可
得竣事更容奉寄茲特踵門泥謝因附片言以復
辭不次第伏惟鑒諒不宣

與鄰邑某

足下中州名彥家學淵源夙著海內某初至靈邑自
謂得近耿光可以從容就正不意台駕遄行不得稍

三魚堂文集卷之六
致寸敬悵歉何似某以菲材待罪疲邑雖外簡僻而
鵠面鳩形之衆無術焉可以起之難乎其爲撫字我
輩叨朝廷一命之榮無可報効惟愛養赤子爲國家
培植元氣是其職分而學疎才短每切悚惶未審足
下何以教之肅此附候不盡欲言

答某縣令

伏蒙寵錫龍川巨編所以品題之者劑量曲當非素
有所主於中者能爾乎弟嘗謂本朝理學大明而戰
國縱橫之學如三條四列隱見起伏錚錚於本朝者

尚四人蘇老泉其巨擘乎其次爲李大白其次爲王

國縱橫之學如三條四列隱見起伏錚錚於本朝者
尚四人蘇老泉其巨擘乎其次爲李大白其次爲王
雪山其後爲陳龍川獨龍川登晦翁之門日就斂挫
縱橫之餘氣到此遂收此理學大明之功之驗也執
事以爲何如敢因求教

與祁州某

足下江漢鍾英荆衡毓瑞循良之績聲滿祁陽某仰
止高山之日久矣幸於上谷獲晤丰采如飲醇醪茲
啓某先生爲某地理學之宗某生長吳越無由私淑
茲幸待罪中山密邇貴治足下能爲悉致其遺書俾

三魚堂文集卷之六
樗櫟之質得沐浴於大賢之訓如親炙其人而開其
茅塞當不啻百勝之錫也統希垂鑒貴治誌書并祈
賜教一芹之微稍申鄙私伏冀晒存臨楮悚切

尚四人蒞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尚四八蕙溪泉其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尺牘

上座師魏栢鄉先生

新春卽擬趨侍函丈緣上臺以越境爲嫌不能得請
祇懷耿耿遙知閣下福履倍增發揮道蘊日新月盛
凡在門牆慶慰何如隴其昔在南方獲見知統錄一
書知閣下主持正學津梁百代之意至精至深每思
盡讀師門講學之書以開其愚蒙待罪恒陽以來私
心竊喜謂可朝夕於高山景行而荏苒經年尚未獲

立雪台墀雖常兩奉教言銘几書紳不敢須臾忘而
微言大義未聞者實多伏惟夫子不鄙愚鈍凡開示
學者之書盡得賜教俾朽木糞牆得與雕文刻鏤之
盛何幸如之專使附候敬陳微芹表意不莊不備統
希俯鑒臨稟曷勝悚惶之至

上巡道吳公

新春進謁憲墀仰荷從容教誨字字句句皆切學者
身心民生利弊雖駑駘下吏無能仰測高深敢不銘
几書紳奉以周旋期不負知己今春地方雨澤稍多

比之舊歲民情畧定然積荒之後觸目皆鵠面鳩形

凡書紳奉以周旋期不負知己今春地方雨澤稍多
比之舊歲民情畧定然積荒之後觸目皆鵠面鳩形
艱苦萬狀久在執事睿鑒中無庸贅陳諸事祈垂仁
格外是荷聞尊刻苑洛志樂已經告竣隴其於聲音
之理未能窺見萬一然仰苑洛椒山兩先生之遺風
不啻高山景行數年前曾在江南一見其書未得細
讀茲幸大君子之表章倘得俯賜一冊得於簿書之
暇一聞黃鐘大呂遺響消其鄙吝而引其天真沐浴
於執事甄陶之內無窮矣辱叨知愛輒敢冒昧上請
伏祈台鑒

可量但靈壽一邑荒涼殊甚學宮尤極蕭條近奉部
文有修學紀錄之例雖不必因此起見而整頓黌序
亦羽翼聖門中一事也不識先生能爲令郎一助乎
便中瀆布統祈台鑒不宣

又

日仰高山地分齊趙不得時覲耿光曷勝依依惟反
覆理要政畧諸書如面承指示啓愚翼懦不啻在羹
牆間也敝治蕭條學政久弛自蒙先生捐俸修葺稍
稍有起色諸生感佩德意亦皆知鼓舞隴其獲同令
郎講書論文於其間皆先生作興之賜也又蒙頒文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三
廟考畧板至學士子皆知聖學淵源一洗其固陋之
習大君子之德教惠及窮鄉曲學真不淺矣便中附
謝不莊不悉

答義山叔

契濶不覺八載吾叔從容翰墨之場養成舟楫鹽梅
之器視鹿鹿簿書者真霄壤也接手教知近來閉關
靜坐灑然自得益見深造境界乃猶以淪於枯寂爲
懼何耶竊意吾叔所謂靜坐必非作瞿曇慧能伎倆
不過是謝絕一切專意讀書養氣克此氣象塞天地

配道義作用皆從此出何枯寂之有或自熙熙攘攘

不過是謝絕一切專意讀書養氣克此氣象塞天地
配道義作用皆從此出何枯寂之有或自熙熙攘攘
一流視之以爲枯寂則非君子之所謂枯寂也。任自
慙學問粗淺年來每思隨暇讀書然如荒村老農從
胼胝之餘坐隴畔唱耕田歌思與太常樂工較高下
難矣。至於承乏畿南土瘠民貧之壤無可展布只得
假蓋公治道貴清淨之言稍與休息自分作滹沱河
濱一庸吏可矣。何知其他耶。適修縣志有序例數條
奉正亦足見此間荒涼棘手之槩。家鄉志書曾付梓
否得吾叔主持必有可觀嘉靖間吾族有石居公篤

信陽明之學學雖近僻然實篤行君子行囊中偶帶
所傳文集今并附閱不知曾入志否倘未及表章不
可不增入使旋草復并謝厚貺匆匆未有一芹將敬
統希垂鑒不盡

答隣邑某

承詢及車木一項此真目前最難處之事我輩本心
原不忍派民重以憲稟森嚴尤不敢不仰體只得且
捐俸採辦未知其能就緒否也各邑情形不同執事
酌量可另設法固妙倘不能不問之民寧可借庫先

爲料理俟工完總算則所費尚有限若目下卽責成

酌量可另設法固妙倘不能不問之民寧可借庫先
爲料理俟工完總算則所費尚有限若目下卽責成
里長則所費卽數倍恐不勝其騷擾大抵向來積弊
上下皆以里長爲可啖之物一使里長出頭步步皆
荆棘矣。不識高明以爲何如事本掣肘總無長策管
見如此惟執事尊裁之

與隣邑某

足下愷悌性成英姿天授澗瀝伊洛古今才藪明道
伊川康節溫公之遺風在焉意必有端人正士生於
其間以爲當代羽儀足下豈非其人哉製錦之才烹

鮮之政知未足以盡高明之蘊也某生浙西未聞大
道嘗引領中原思得如古人者以爲儀型而未遇也
茲幸附鵬翼獲隨驥尾不得見程邵諸君子得見其
鄉人之能步武前賢者如見數君子矣開其茅塞引
其同陋其在斯乎雀躍何如仰冀照臨曷勝翹企

與周井陘

前月終驚聞足下遭本生之戚未得一展微忱罪歎
殊甚知士民攀轅彌切未容以一已私情拋却縹緲
河頭數萬赤子也抔閱新志稿本韓淮陰背水遺踪

程嬰子孤臺故跡了然在日且足下數載以來饑溺

河頭數萬赤子也抔閱新志稿本韓淮陰背水遺踪
程嬰子孤臺故跡了然在日且足下數載以來饑溺
心腸亦具見其中惠教非淺不識何時可付剗剔新
道臺未知何人將來郡中聚會想必不遠匆匆附候
不盡欲言

答崔平山

別來忽又經月近事多棘手傳聞之言駭人耳目總
非疲世所能辦弟之愚蠢無他見識惟以仕途利鈍
聽之造物而已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
命也孔聖之言豈欺我哉惟盡吾所當爲此外非所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知也不識高明以爲何如來札中各行其志一語與
鄙見最相契匆匆草復不盡欲言

答宗冀州

郡中獲接耿光如坐春風羨慕之私寤寐以之執事
處茲繁劇游亦有餘真同人之師表某之愚蠢承乏
疲邑鳩鵲情形猶然如故毫無益於地方過蒙嘉獎
惶愧何似承賜州誌得觀漳滏之勝槩郤大夫董江
都之遺風受教多矣肅此謝覆

答席生漢翼漢廷

讀近作甚快雖間有出入然大體都在範圍中熟之

答席生漢翼漢廷

讀近作甚快雖間有出入然大體都在範圍中熟之而已無他法也所望者要將聖賢道理身體力行不要似世俗只作空言耳偶得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附來使奉閱此二書最切於學者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要語爲學者指南一部性理精華皆在於此時時玩味此二書人品學問自然不同外六論集解係此間新刊雖爲愚民而設然暇時一覽亦甚有益相去遼

遠時切依依但賢昆仲能以聖賢自期待便如終日
覲面也

又

前月寄來閩中詹先生太極河洛洪範諸解細讀深
服其察理之精今日能留心此種學問便非尋常人
且一以朱子爲宗尤見趨向之正至於處處鞭策學
者不空談理數尤後學所當服膺也不佞方鹿鹿簿
書未敢率爾作序其中有一二欲商量者謹錄於左
便中可一請正

與李枚吉壻

便中可一請正

與李枚吉壻

舊歲懸望壻輩有高發北來者可以一慰契濶不意
竟寂寂也文教日興青年不可不奮志努力讀書讀
書又當知有向上一途不可專事俗學在北方見呂
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最精曾尋看下此是晚村臨
歿拳拳爲學者之意不可不時玩味也家務雖不能
盡擺脫然要見得此中都是道理觸處皆是此理流
行則不患俗務累人矣愚在此掣肘事儘多幸於此
看得一二破心不爲所動者只欲隨時隨處盡其職

三不齋文集卷之十
分之所當爲耳然正難言之大計後儻得免罷黜亦
當尋一脫身計不能久向勞擾中作生活矣諸外孫
讀書何如經宜多讀寧迂其途勿趨捷徑更宜教看
小學以正其根脚不必急急學時文也今歲江南錢
糧捐免有田者應推廣皇仁稍寬佃戶之一二庶
爲不失本心不識吾壻以爲何如署中俱各平安勿
煩掛念惟蕭然景象日甚一日無可奉寄殊爲歉然
人歸匆匆不多及

與魯瞻弟

到靈壽者雖皆知其清苦然不圖清苦之至於斯也

與魯瞻弟

到靈壽者雖皆知其清苦然不圖清苦之至於斯也大抵署中之人莫不有歸志獨見吾弟札中此是好消息一語爲之三歎居官凜四知此不是難事能使一家之人皆知此是好消息此境界最難得然只是自己學問未至不能感動人非關他也吾弟境界雖苦然亦無別法只是耐去但館於市鎮中要不戾於俗又不溺於俗方好不戾猶易不溺甚難須常以古人爲鏡方能自照見小學一書不可不常看也茹素甚不必非儒非釋於義無取耳人回匆匆武修觀文

俱不及作字均此不盡

答傅君維樞修志議

恭讀志議皆據理近情具見留心史學如人物選舉之嫌於太畧賦役之嫌於太繁前藁誠有此病既承指示敬改削呈政然其中亦有不能盡如台教者考賦役一類若斷自本朝甚覺簡便然孔子生於周世乃欲考夏殷之禮者蓋夏殷之禮存則周家損益之善與損益之未盡善者皆可得而見故杞宋無徵則惜之有明之法亦本朝夏殷之禮也幸而足徵者可不存乎雖時異勢變有法美而不可行者然存餼羊

惜之有明之法亦本朝夏殷之禮也幸而足徵者可
不存乎雖時異勢變有法美而不可行者然存餼羊
卽所以存告朔難與官師選舉同一例也不識高明
以爲然否至於慈聖樂曹韓諸公行事之當詳也報
燕惠王書僖祖廟議請虛東向之位疏當載也高明
以史遷班固之例律之是固然矣然又有說焉昔春
秋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丘明
作傳序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載孔子之文
不如叔向子產之多一切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事之
彰彰於萬世者曾不一見焉一切孝經論語文言繫

辭文之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及焉是非詳於叔向子產而畧於孔子也誠以孔子萬世聖人不必沾沾稱述於一書所以尊孔子也今樂曹諸公之在靈壽非一邑之士而天下之士其人其文已見正史膾炙於天下人之口不待邑志而始著畧舉其槩而不詳亦所以尊之也且太史公作管晏列傳亦云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勿論論其軼事則有詳有畧固太史公之例也似無可疑鄙見如此敢復質之左右儻其中更有當

商者伏惟勿吝賜教是荷

似無可疑鄙見如此敢復質之左右儻其中更有當
商者伏惟勿吝賜教是荷

答仇滄柱太史

自聞高捷喜溢寤寐非喜先生之得木天喜木天之
得先生也去秋獲承手教兼讀銀河篇有韻之言直
可羽翼經傳率天下詞客爲窮理之功者其自先生
始也乎卽欲作一札奉候因適當計典之時不敢輒
通書都門恐涉世局情態故雖知已如先生不敢聞
問惟耿耿於中而已乃先生代爲不平之鳴至昌言
於朝此在高明激濁揚清之意欲先從隗始耳然非

隴其之所敢當也隴其自待罪畿南雖硜硜一念可
矢天日而鳩鵠滿野猶然如故才平二字乃是定評
豈敢不自反而怨人耶所可喜者今春局面忽轉三
輔氣象聿新不才庸吏得於光天化日之下效其馳
驅雖復鞅掌簿書亦甚快也便中附復并候起居

與同年柴炯如

去歲令郎至敝治得悉近祉有一小札奉候想已入
台覽遼左風景雖異家鄉然賢者處之自能險易如
一想讀書樂道之懷不減在西子湖頭也東坡海外

伊川涪州學問更復精進身外之境豈能阻汪汪千

一想讀書樂道之懷不減在西子湖頭也東坡海外
伊川涪州學問更復精進身外之境豈能阻汪汪千
頃之度耶願足下勉之矣便中附候興居拙刺一種
并呈記室臨楮翹企

答沈友聖

僻處山署忽接手教一消鄙吝之私何幸如之平生
未嘗學問又不能跳脫世網日對鳩形鵠面之衆愧
無活人手段有虛先生救民行道之望惟一念硜硜
不敢自負初心或不爲君子所鄙耳江左風雅一脉
先生鼓倡其間古道賴以不墜南巡諸詩畧見一班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三
矣伏惟珍重便中草復不盡

答安平令陳子萬

時屆始和遙知新社駢集欣慰欣慰前承借剝復錄
數十年前邪正之辨得了然在目荷教非淺抄錄垂
竣當另專人奉歸記室文廟考畧二本呈上此書所
以正會典之失去歲江南李學臺題請改正蓋本於
此但部議未允今當兩存以待論定某有一跋語附
後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外雜刻三種并塵台覽率復
不旣

答藁城令姜

不既

答藁城令姜

上谷握手匆匆言別爲悵承賜熊峰文集何啻百朋
之錫山城樸陋之區得讀先正鴻篇一消鄙吝惠教
無疆矣安敬仲先生元朝大儒著作竟付荒烟蔓草
良可歎息儻猶可訪求一爲表章其爲武城生色更
不淺也望切望切草泐奉覆兼謝鴻誼

答阜平令潘

久失候問時切耿耿承詢審丁事前到保郡曾於撫
軍及守憲前痛陳一番未蒙見許然亦不甚以爲怪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一
尚
尚在兩岐間在吾輩原非有意缺額不過將地方真實情形陳之上臺自信無愧守定初念可也雖駁詰固所不免然亦怕不得况查從前州縣亦有缺額之時不是吾兩邑今日獨創至貴治之蕭條久在各憲洞鑿中只須立定脚跟諒必無妨芻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敝治向係通詳近復將原冊送府未見批轉即使再駁弟亦惟有補牘復上也草復不旣

答陳世兄

莽濶之久數載以來鹿鹿塵冗山川間隔未得一候

老師暨足下起居惟耿耿於中而已足下以英姿妙

契濶之久數載以來鹿鹿塵冗山川間隔未得一候
老師暨足下起居惟耿耿於中而已足下以英姿妙
才從容清華之地益廣家學欣慰欣慰前月獲承瑤
翰正擬覓便鴻附候頃許使來復蒙手教惓惓深荷
注念但某於仕塗中惟謹守安命二字奉先人之遺
訓不敢失墜故所遇上臺無論知己與不知己皆未
嘗稍存干瀆舊冬掣肘已決計藏拙不意新撫蒞事
畿輔氣象改觀故暫且盤桓至行取一局原非所敢
望足下暨許先生垂愛至意謹銘之心腑然斷不敢
作此想聽之造物可也許先生素蒙不棄真可謂取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之牝牡驪黃之外但吾輩所共砥礪當在學問之消
長至一官之升沉何足以煩知已耶匆匆未及作札
晤時幸一道意臨楮悚切

答曹彞士太史

戊午冰雪中旅店把臂不覺九載喜丹山之鳳遂羽
儀天下而樗櫟散材猶然留滯山城世遇不足言而
學問無能長進良可愧也每思祇候興居因外吏不
敢輒通書都門故雖在至戚殊覺落落然景行之思
固時耿耿胸中捧讀瑤章恍然如置身龜山整庵之

側困知一編得此生色十倍知衛道精進之心卓然

固時耿耿胸中捧讀瑤章恍然如置身龜山整庵之
側困知一編得此生色十倍知衛道精進之心卓然
砥柱中流不徒作木天詞賦客敬服敬服年來向往
斯道者雖有人而含糊兩可者實多晚村旣歿益覺
孤寂以晚村之學昌明於廊廟舍先生其誰望哉伏
惟爲道珍重使旋草復種種疎畧統希俯照不宣

答王新河

郡中握手仰荷教益鄙吝一消何快如之呂先生呻
吟語某所去取與尊意不甚相遠然總不如貴友所
云先儒書不用選宜全刻所見甚高蓋吾輩在簿書

匆忙中一時筆削恐未必遂可爲定論且前輩議論
瑕瑜不妨並存俾後人得睹其真面目而討論之愈
覺意味深長縱有病痛正不必爲之掙也俟刻成後
某有所疑數則附志於末使學先生者知所決擇焉
不識可否容另呈正也原書奉歸記室至摘本中間
有數條爲原本所無者今附載於各卷末此亦甚是
但須註一補字於下恐後人以原本相對不知其何
所出也刻樣照朱子遺書而每行加二字甚好但書
旣全刻刻資浩繁宜算字若干應價若干傳知諸同

寅共成勝事可也統祈裁鑒不旣

既全刻刻資浩繁宜算字若干應價若干傳知諸同

寅共成勝事可也統祈裁鑒不既

又答安平令陳子萬

春間偶讀崔子真政論有感恐爲酷吏藉口故借足
下誕辰發出一段迂論知爲有識所嗤乃蒙瓊瑤之

報豈所敢當乎田梁老

田梁紫爲中州夙儒素爲湯潛庵先生心折

呻吟

語序深服其學問淵源但內一二語及陽明者某所
素疑故偶爲足下道之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
恐又開一聚訟之端如何如何草豈一事實非長策
妄意就近采買庶彼善於此敝治巡檢前往料理未

知能有就緒否也。使旋率復并謝。不一

又

前接台翰。論及出處。在足下年力方壯。不應遽作蓴鱸之想。若其頭髮半白。今冬必爲藏拙計。當就十畝間。追尋村學究事業。不能久向簿書作生活矣。徐健庵先生最承惓惓。真朱門先達中。僅見者。其向以外吏宜安於卑賤。不敢輒通一字都門。殊覺落落然。知己之感。則固常在胸臆間也。便札中幸一道及呻吟語板樣甚精。內有一二字應改正者。另紙呈閱。

又

語板樣甚精。內有一二字應改正者。另紙呈閱。

又

承教後又復累月時切耿耿蒙發來呻吟語當卽照單分送諸同人所示田先生大序意義深遠發明隨時立教之旨最得前賢心事不勝歎服用以弁首實可爲此書生色中間惟說及王伯安一語微似可商蓋伯安與諸儒大有異同非徒激不激之間也幸致請正之意外有敝同年張武承王學質疑一冊前歲偶爲刊行謹并附致不識田先生以爲何如制藝拙選偶爲初學指點淺陋可笑過蒙獎譽愧何如之承

諭又奉一部聊供覆瓿使旋草復

又

驚聞尊夫人之變未獲一展微忱罪歎殊甚讀行畧
字字可作閨範不但如安仁之悼亡已也崇祀一錄
深慰高山景行之思承教自當隨諸君子之後一詠
其盛容另呈正田先生來札展卷恭誦篤實真摯之
氣溢於言表所云今日沉痾惟在利之一端我輩當
實實於本分當知上討論實實於本分當行上勇爲
求自信不圖人知真可作座右銘蓋昔孟子一生

雖以距楊墨自任而必以對梁惠王數語爲開卷第

求自信不圖人知真可作座右銘蓋昔孟子一生
雖以距楊墨自任而必以對梁惠王數語爲開卷第
一義此亦急則治其標之意也田先生可謂善讀孟
子者矣覺向來汲汲於朱王之辨者未免氣浮而躁
原札敬歸記室恨相去道遠不能一識荊州盡質其
所疑也尊跋義精詞確此刻所必不可少者當并田
序更求數紙補入前邱諸本中匆匆草復不罄

又

契濶良久掣肘情形想同之也前讀尊夫人行畧閨
範之妙久心銘之茲奉教言自不敢以不文辭容稍

從容一抒固陋呈正至於隆貺則非所敢當相知兄弟中從無此例也樓山先生集向所寤寐未見者得承賜教又蒙賜令兄詩集真惠我無疆矣健庵先生某渴欲請正向以外吏不敢妄瀆惟心仰止明歲當猛圖解組扁舟過玉峰從醉白堂中盡質生平所疑便中希道及宣公奏議寒家有一舊板前印數部到此俱送相知訖容覓便再印呈奉統希垂鑒不盡

又

半載來刻無寧晷旣以散賑而驅馳山谷復以祈雨

而匍匐街衢加以冊籍之駁換上下之牽制俗吏狼

半載來刻無寧晷既以散賑而驅馳山谷復以祈雨
而匍匐街衢加以冊籍之駁換上下之牽制俗吏狼
狽至斯極矣目前得雨雖有秋禾之可望難救夏麥
之枯焦鳩鵠之民不能枵腹以待西成如何如何接
台翰知彼此情形大畧相同敝治亦已報過夏災不
知將來作何景象承賜感悼及倡和諸什情文俱極
其至宜巢民先生之擊節不置尊夫人女中大賢非
固陋所能表揚不敢附銘誌之例草成壙記一篇正
欲專人馳上茲附來使呈閱愧不能盡刑于之萬一
傳家宰遺疏其家俱已散逸所存不過十之一一有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一
伊令嗣回札并西山文廟考附呈惟轉達高先生是
荷盧龍前令家叔也舊歲最荷垂愛時切感念外有
耿氏農書一冊以其可佐備旱一籌因重梓之并塵
台覽諸不盡言

答曲沃令蔣

數載契濶每憶魏里盤桓時恍如昨日足下素敦寬
厚筮仕名封天眷吉人良非偶然好生來辱賜瑤函
兼承嘉貺曷勝感佩恒陽風景蕭條加以硜硜之性
動與時違掣肘萬狀無可爲知己道者想貴治雖云

衝疲舒展尚易吾輩叨朝廷一命無可報稱值此凋

動與時違掣肘萬狀無可爲知己道者想貴治雖云
衝疲舒展尚易吾輩叨朝廷一命無可報稱值此凋
敝之際只有寬卹民力一事當常在胸臆寬得一分
盡吾輩一分之職處刑名錢穀中時時提醒此念如
是而已不識以爲何如貴治咫尺絳州安邑前朝絳
有辛復元先生安有曹自梁先生皆一代名儒其遺
書不識可訪求否儻若惠賜沐大教非淺好兄回車
肅此臨穎神馳

候井陘道李公

三載托庇旃幪不期忽遭意外世路風波真不可測

然在執事春風沂水襟懷。固自險夷如一。紛紛變態。何傷叔度汪汪千頃也。况自古豪傑。往往從艱貞之時。倍加精進。蘇子瞻之文章。愈窮愈工。程伊川之學。問彌困彌粹。一番剝焉。知非造物有意。玉成大君子耶。伏惟為道珍重。隴其今歲掣肘益甚。萬難支吾。大約冬間必為藏拙之局。聞駕到郡。渴欲一叩起居。種種牽制未獲。如願肅此附候。統希垂鑒。

上真定焦軍廳

荷蒙垂愛。種種愚鈍。得免掣用。曲成之恩。非可言謝。

道憲執事一項。向派靈邑安置。原有額設錢糧久已。

荷蒙垂愛種種愚鈍得免掣用曲成之恩非可言謝
道憲執事一項向派靈邑安置原有額設錢糧久已
奉裁而仍責之原派地方從前苦累已不可勝言然
大約多派之里下苦累在民而官固不難於完辦也
今則里長俱已奉憲裁革雖欲私派無處可派而此
項費用浩繁欲告無罪惟有賠耳那耳而一蕭然窮
員本年錢糧又盡經蠲免賠無可賠那無可那實有
難爲無米之炊者敢懇執事俯憐窮邑酌量設法或
查無事州縣均攤分任則衆擎易舉或請署印道憲
責成本道衙門掛名直堂諸役此輩不下百餘人各

三魚堂文集卷之一
三
認些須便可竣事使疲邑永免大累十四里鳩鵠之
民世世詠甘棠於勿替職之私感刺骨銘心又無足
道矣事急情迫冒昧瀆陳曷勝悚惕之至

復谷老師霖蒼先生

自庚戌暮春都門追隨函丈不覺十有八載知己之
感靡刺不盤旋胸臆世兄來兼領手教得悉起居萬
福無任欣慰閣下斗山重望海內瞻仰卽紀事一編
迄今史家奉爲指南已足同班馬千古况教育之恩
洋溢浙水東西年彌久而聲彌彰雖中遭顛沛家業
寢微閉戶授徒益徵高節其爲及門榮寵何如隴其

洋溢浙水東西。年彌久而聲彌彰。雖中遭顛沛家業
寢微閉戶授徒。益徵高節。其爲及門榮寵。何如隴其
樗櫟。下材蒙閣下拂拭於塵埃之中。初仕江南。狼狽
而歸。再官畿甸。動與時違。稍將未完整頓。亦便當尋
蓴鱸滋味。終不能脂韋求合。強其性所不能也。世兄
遠辱荒署。蕭然負歉。殊深率泐。附復統希俯鑒。臨楮
曷勝悚切。

答張西山先生

承教惓惓。最荷垂愛。至意但隴。其自承乏以來。無寸
益於地方。素餐之愧。常疚於心。兼以頭鬢半白。精力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一
漸衰既不能有裨蒼生而平生舊學日就荒落爲已
爲人兩無成就豈不重爲大賢所嗤乎故每念乘此
餘年退就十畝間將村學究伎倆稍稍整頓庶不虛
過一生或亦君子之所許乎歲內尚爲未完羈絆開
春便當力請來教謂不當作自了漢此在高明之士
固然恐非所論於碌碌者也且自了亦正未易少壯
已過胸中尚爾茅塞及今磨琢不知能追隨若人萬
一否也况復蹉跎耶恃愛敢一布之

答呂無黨

接台翰兼惠教行畧講義喜尊公先生正學不墜得

答呂無黨

接台翰兼惠教行畧講義喜尊公先生正學不墜得
箕裘而益振何啻邵子文蔡九峰家學相承也儀禮
通解訪求數年僅得經傳正文今大剡告竣何幸如
之更有望者張考夫先生遺書未有刊本前偶見其
備忘一冊篤實正大真是救俗學之弊想尊處必有
其全本表章之責非高明而誰哉願望願望弟留滯
恒陽汨沒簿書中無一善狀雖間與學者談及書理
只是村學究舊話頭無足道者惟到處勸人讀尊公
先生書而已平生雖不能追隨高蹈之風今頭髮半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白已是藏拙時候畧將未完整頓便當從十畝間溫
尋舊學冀稍有進免終爲流俗人也台駕尚在長安
秋間或得一晤未可知便中幸復餘不盡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三載不晤時切惓惓未識尊公先生近况何如頃使
來得閱近作克滿流動比舊時功夫大進不勝雀躍
以此入場不難攀螭弧而上也但在熱鬧處最宜謹
慎稍有不安命之說進者須立定脚跟萬萬不可隨
意賢昆仲身家重大不比他人寧可學成而未遇一

毫微倖不得此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處也

意賢昆仲身家重大不比他人寧可學成而未遇一
毫徼倖不得此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處也
慎之慎之至都門交游錯雜亦須胸有主張伊尹所
謂逆於汝心必求諸道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二語
當書紳總之離親遠出以謹身爲第一義功名次之
至囑至囑愚留滯荒城無一善狀大約今冬當作南
歸計使旋率復不悉

上陳房師

自睽函丈忽踰十載所喜老師聲揚嶺外望重朝端
舟楫鹽梅之任在指顧間世兄復戰勝藝林益振家

學欣慰何如隴其昔遭廢黜自分長老泉石不意復
爲當世所採擇承乏畿南但迂拙之性猶然如故掣
肘情形不減於昔恐駑駘終不能追隨驥足不得不
動尊鱸之想且年來鹿鹿不覺頭鬚半白平生學業
汨沒簿書恐爲流俗人有負門牆尤所深懼目下擬
作乞歸計庶幾以閒暇之身整頓書生伎倆冀稍有
得仰報知己私心自矢如此而已他無足道也

候山東河防朱又韓

前歲承賜曹志考楨精確經緯燦然洵諸志之冠佩

教良深頃季飛來知近祉嘉勝欣慰欣慰議河事者

前歲承賜曹志考槓精確經緯燦然洵諸志之冠佩
教良深頃季飛來知近祉嘉勝欣慰欣慰議河事者
紛紛未有定論正大才脫穎而出之時知將來賈讓
王景事業游必有餘不特曹南一區尸祝無窮也河
漕志不識可惠教否簿書俗吏不應越俎而問司空
之事不過書生舊習欲一窺河濟源流爲讀禹貢地
耳拙刻二種奉正便申附候興居不悉

寄趙生魚裳旂公

索居山城無一善狀好生歸想能備述梗概不贅賢
昆仲近况如何人生學問正當在失意磨鍊出來勿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五
爲境累也不佞年來爲此問諸生講書句句欲引入
他身心上去好生抄數十篇歸曾見否雖尚須刪改
未是定本然大段意思是要鍼砭學者書自書我自
我之病此意可採取也新春又刻得讀書分年日程
因較對間細閱其工夫次序真可爲學者法今奉到
三部其一部煩寄我園因驢背不能多帶鎮上相知
未能徧及俟下次續奉也外有寄杭州秦定叟先生
札一函不識張雲先處有便可轉達否如無便則與
好生商量寄在宋崑友處轉達可也匆匆不悉

與俞存齋先生

好生商量寄在宋崑友處轉達可也匆匆不悉

與俞存齋先生

向讀紫陽大旨序知先生干城吾道之盛心未獲親
依道範山斗之仰時切寤寐去歲接手教知方從事
二程遺書當王事鞅掌之時不忘談經講藝真超出
尋常萬萬哉隴其少不知學徒汨沒制舉業中掇其
糟粕未嘗識前輩淵源率爾涉世動與時違所至掣
肘亦思與當世君子熟講而力行之而年已六旬非
復強仕之時行將從十畝詩人歸老於當湖之滸或
得以其暇整理舊業稍稍窺見古人緒餘庶不負此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一
生然非所敢期也來札過蒙獎許殊非敢當僻處荒
城久稽裁答時切悚惕便中附侯拙刻三種并塵台
鑒統希垂照不盡

與刁再濂

不佞在江南時已聞尊公先生之名恨未得讀其書
頃至恒陽見用六集稍慰饑渴之思猶以未得生平
著作爲恨聞尚有斯文正統及潛室劄記易酌辨道
錄諸書謹專人走請其已刻者幸將來紙刷印賜教
其未刻者乞將原本借抄抄畢卽當專人奉歸記室

斷不敢遺失亦不敢污損想高明諒其求教之誠必

其未刻者乞將原本借抄抄畢卽當專人奉歸記室
斷不敢遺失亦不敢污損想高明諒其求教之誠必
不吝也尊公先生行實并求賜教統希垂鑒不宣

答施行唐

前接台翰因往府未及裁報罪罪拙詳已蒙太尊轉
申未知撫軍之意若何恐未必有益也容再奉聞鹽
憲查積鹽一事前此從未曾有某正在躊躇鹽隨引
銷自是正理若云有積則引銷而鹽未去非捏銷乎
且其所積不知果引內未銷之鹽乎抑引外夾帶之
鹽乎吾輩亦無從查核恐未便竟以有積回覆也但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商人惟恐一報無積日後有加引之累此亦當爲酌
量某意只可以本年荒歉難銷之狀爲之訴苦一番
不識以爲何如且宜從緩再看鄰封光景某處若有
定稿當另奉正也率復不旣

又

上碑村中竟夕領教。荷益非淺。兼擾郇廚。更覺慙悚。
承詢學臺供應。此費本無正項開銷。向多出於里下。
殊爲累民。敝治自革除里長以來。俱係捐俸支應。上
年因城中有官地廟會時。市民願賃以開舖面。稍抵

此項之費。然亦屬權宜。恐非可久之道。總之掣肘之

年因城中有官地廟會時。市民願賃以開舖。面稍抵
此項之費。然亦屬權宜。恐非可久之道。總之掣肘之
事。本無良策。在高明調劑之何如耳。

上房師趙耐菴先生

春間接手教。深荷指示。兼知老師於公務之暇。閉戶
讀易。惜未能追隨函丈。一窺其緒餘也。易學至明季。
龐雜已甚。擴而清之。因程朱以見義文。當於老師是
望矣。高景逸有易孔義訪之久。未得不知其書何如。
貴鄉尚有板否。一隅拙選。偶爲初學指點。過蒙獎譽。
茲再奉到十部外。讀書日程二部。附呈。并望裁正。便

鴻率泐匆匆不盡

又復谷老師霖蒼先生

世兄來得悉老師近祉康吉。深慰羹牆之思。竊見古
人不朽事業。成於林下者。較之當途更盛。遙想老師
靜觀世變。閉戶著書。必有超出時賢之上者。不特明
史本末一編足式訓千秋已也。惜匏繫一方。不獲一
親函丈。開其茅塞。悵何如之。隴其待罪恒南。不覺六
載素餐之愧。與日俱積。今年已六旬。頭鬚半白。行當
歸尋三徑。一了書生未完之事。不能久鹿鹿簿書矣。

拙刺三種。奉塵台覽。掣肘中愧。無可以展寸忱者。惟

歸尋三徑、一了書生未完之事、不能久鹿鹿簿書矣、
拙刺三種、奉塵台覽、掣肘中愧無可以展寸忱者、惟
深愧歉耳、種種景象、世兄歸自能述之、不敢瑣贅、統
希垂鑒、不宣、

答栢鄉魏荔彤

接手教并批點王學質疑知足下留心正學師門箕
裘不墜喜何如之自王學盛行以來漸漬於人心高
明之士多陷溺其中不可救藥武承一書刊行不滿
者甚衆甚有欲毀其板者如足下之咄咄歎賞豈可
多得哉嘉靖時粵東陳清瀾曾著學部通辨一書其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言朱陸異同尤詳曾見之否近年新刊其書於南中
當另覓奉也外程氏讀書分年日程言工夫次第確
是程朱家法弟新爲刊行謹奉正師門諸書惟知統
偶筆數種已經佩服至奏疏文集譜傳及鑑語約言
諸書俱未得寓目欲悉受讀以當美牆謹備紙張專
人走刷惟勿吝賜教是荷統希垂鑒臨楮神馳

答周好生

五月初接台札始悉去冬風波情狀兼知尊體平復
深慰遠懷承諭處逆境之難某於子路問成人章講
義畧敷衍及之似可玩味今歲讀辛復元書并熊敬

深慰遠懷承諭處逆境之難某於子路問成人章講
義畧敷衍及之似可玩味今歲讀辛復元書并熊敬
修學統備載前賢壁立千仞之槩悠悠宇宙固不乏
人吾輩不可自外也一隅集何足辱廣老之盛心恐
翻刻校閱又增賢者一分逆境如何如何若松陽講
義則正須斟酌萬萬未可授梓夏秋間因呈送學臺
又校訂一番改易數處容面時奉正也孚九青年志
向便能如此可謂良友此間別來無他事惟今歲旱
災異常民生甚艱已經題請得 旨量蠲稍救萬分
之一耳平山公於七月中丁艱謝事亦無大虧空日

下便可回籍也便羽匆匆不能多及統候續音

寄曹星佑壻

自去歲八月使者歸後此間卽因旱災上司往來查勘絡繹不絕錢糧盡行捐免今春又復奉 上諭放

賑簿書煩雜日無寧晷屢欲遣人回南輒復阻滯不
佞久處荒城無一善狀硜硜之性動與時違祇恃方
寸泰然不以得失動於中故雖在掣肘中得免狼狽
看來此道到底難行惟書生舊業更覺津津有味分
年日程一書半生所最服膺故特梓行欲學者胸中

先知有讀書規模然後以漸加功倘從前已經蹉跎

年日程一書半生所最服膺故特梓行欲學者胸中
先知有讀書規模然後以漸加功倘從前已經蹉跎
者一二年補讀一經可也吾壻試事何如秋闈在轉
盼間磨礪以須斯其時矣高發北上過此庶可盤桓
望之望之考亭淵源錄奉還此書儘有滋味細閱一
番有益於學問不少松陽講義吾壻所見者幾篇今
錄一部校對奉寄望細閱之卽未講者亦可類推而
見來札云養氣盡心諸章今當漸次及之也刊刻尚
未敢輕言恐有粗疎處須細加斟酌方可問世餘俟
人歸續悉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與栢鄉魏荔彤

舊冬承賜諸書得窺師門之奧義荷教良多內小學一書最關係風俗人心某欲多印幾本分給邑中士子但其中尚有訛字數十今先將較本呈上望命梓人改正當另差人持紙來刷印也外多識集一書尚未得讀倘有先刷者便中幸一惠教是荷農書一冊附呈統希垂鑒

答嘉定吳生燮臣

初春遠辱光臨匆匆言別殊覺悵然接手札知近履康泰且刻刻以工夫進益爲念此段光景殊難得也

初春遠辱光臨匆匆言別殊覺悵然接手札知近履
康泰且刻刻以工夫進益爲念此段光景殊難得也
舊本日程已抄畢謹奉歸記室此本上截所載旁証
甚有益學者惜向未見止據韓求仲刊本付梓不能
令學者盡觀程氏苦心也必將此本重刻乃爲善耳
學部通辨一冊并拙刻日程質疑各二冊附覽其一
隅集及松陽講義俟刷印覓便再寄尊處所有焦弱
候小學刻本便中倘可一借閱荷甚

答某

敬讀尊公先生之書網羅宏博皆有關世道之言不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一
特爲高門一家典型也足下繼述而表章之此純孝
中第一事矣其學淺識踈雖高山知仰不能盡窺其
微奧承命不敢自外敬識數語於簡端豈能揄揚萬
一耶其先後之序考先儒隨手記錄之書多不拘次
序鄙意每卷內凡周程張朱五先生之語應檢出列
於前畧見學術所宗其餘則俱仍舊可也內有字畫
誤謬者臨刻時應檢原書對明魏叔子一傳亦宜并
梓使讀者知尊人大德真能行其所聞尤見是書足
重也肅此奉覆統希台鑒

寄曹星佑壻

重也肅此奉覆統希台鑒

寄曹星佑壻

南北間隔音問動輒經年一官羈絆未能脫身舊歲
滿擬吾壻秋闈一捷不意又復杳然未識近來用功
何如此道非難事惟屢折而志益銳則將來必勝之
兆也科舉文字固不能不做然須本原上著力要看
作是真實道理不要看作一時應試之事沾沾徒求
之時文中方妙石門近來新刻晚村語義曾看否此
書北方亦甚行可與朱子四書語類相參看外孫能
讀書最可喜尤當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脚今年會場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策題亦以小學爲問蓋近日大老中賢者皆留心此
書不可視爲迂濶其他種種來人自能詳之

答李金華

足下生長文靖之鄉而學其學方正之槩已著於恒
陽茲幸借重金華撫殘黎而挽頽俗當於足下是望
矣敝鄉撫軍亦大賢也將來自必有水乳之合意者
天所以成足下乎宋呂東萊及何王金許四先生皆
金華產也其遺書殘闕已甚得大賢訪求而表章之
此尤同志之所共禱某碌碌無能承乏西臺展布實

難惟隕越足懼不審高明何以教之遠辱台翰獎許

此尤同志之所共禱某碌碌無能承乏西臺展布實
難惟隕越是懼不審高明何以教之遠辱台翰獎許
過當曷勝惶汗便羽率復統希垂照

答范彪西

捧讀來教知先生於王陳之學舍短取長正與綱目
取荀卿之論一例弟前札恐學者混淆未免過慮來
教云學術一道全在躬行此真大儒名言足救近世
學者空言之病當敬書之座右以當嚴師至詢及靈
壽之政教不覺汗下自計承乏此邦將近七載惟不
敢爲暴而已實無一善狀嘗歎今日事勢百病之源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起於民窮故以寬賦稅絕私派爲救時急務然動多
肘掣不能盡如其意至民風士習興起之猶易變化
之尤難孟子所謂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雖由火之
難熄亦由在已之水止一杯耳今雖僥倖量移然猶
是火也猶是水也且頭鬚已白壯猶不如人况老乎
每念先生超然泉石讀書樂道乃真當今第一流此
處未能決斷又何他躬行之可言惟高明有以啓迪
之幸先生經世碩畫敬拜受教其他著述有可賜教
者并祈不棄統希垂鑒

者并祈不棄統希垂鑒

答周好生

別後留滯山城者又五年無日不在掣肘中救過不
遑家鄉音問遂爾濶絕今夏忽蒙量移初意謂或可
稍展所見不意目前時局處處棘手孫綽遂初之念
倍殷於昔接來札尚期望之深惶恐惶恐一隅集猥
蒙重刺極承雅愛但恐未必能多行徒費足下一番
經營耳至如來札所云欲將入科問答附刊集後斷
斷不可此係偶然評閱未經刪削豈可問世久經棄
置不知足下從何處見之萬祈爲之藏拙不可畫蛇

三魚堂文集卷之二
三
添足也崑友習是編可佩服者極多但亦有繁碎處
竊欲爲之酌量刪減輒以簿書牽制而止故久未爲
作序便時幸先道意容續圖請正京邸無他善狀惟
覺紛紜熙擾中此心耿耿如故匆匆不多及

與曹翁臻萊

屈指契濶不覺九載令郎到京得悉近祉深慰渴思
其自慙固陋留滯都門無一善狀夏間幾蹈不測僥
倖得免掣肘情形莫可言喻愈覺親翁優游園亭真
爲至樂曾點之春風沂水賢於僕僕風塵者多矣令

郎一番遠遊恢擴見聞不爲無益至於時局功名則

爲至樂曾點之春風沂水賢於僕僕風塵者多矣令
郎一番遠遊恢擴見聞不爲無益至於時局功名則
某深知其不佳不欲以此損少年之志氣勸其專心
致志於正塗求一出頭以爲顯揚計不識以爲何如
聞令孫今歲亦已就試愚意亦不必汲汲與其勉強
早入泮不如多讀幾年書使之學問充足下筆沛然
不患功名不到手此一生受用不盡之道若一味欲
速未培其根先求其華總得僥倖恐病痛非小此某
年來閱歷人情世態所見如此敢以質之高明此間
種種景象令郎歸自能道之不贅

與叔元旂翁

吾叔歸後諸事日積又以沿海軍工上臺臨縣益加繁擾苦不可言錢糧完數寥寥當此荒月雖加鞭扑終無濟事惟有坐受承差之逼迫而已南翔盜案頗有葛藤然此有大數非姪所憂時局中事必不能爲諸友多以爲倔强實非倔强也解銀一事以往來協助之人未定故暫令張錦何瑞元爲之此元非長策只可權宜一時俟吾叔來再商之可也匆匆不能盡言總望吾叔撥冗卽至是荷懇切懇切

言總望吾叔撥冗卽至是荷懇切懇切

又

夏閒寓匏南歸姪附一信想已入覽嗣後兩次信歸
俱匆匆不及作字然靈壽景象吾叔必已知其大概
矣此邑接連山右幸不當衝錢糧亦少而易完但地
瘠民貧在真郡三十州縣中最爲貧苦又連年荒旱
憔悴不堪又有協濟鄰郡之苦以姪處此雖簡僻相
宜而撫字亦正不易惟喜上臺皆寬仁長者凡事俱
在情理之內絕不似南中光景署中覺人太少故急
欲家眷北來然路途遙遠須得老成照管方能放心

姪雖囑履平弟同來然渠未曾經歷長途必欲吾叔撥冗一來姪到此會計一年經費僅可支持此番人歸手無一文北來盤費未有着落吾叔可於城中覓主緩急百金妙甚家中種種俱望主裁凡事經吾叔剖斷姪無不心服前承吾叔惓惓為姪蝨斯計最荷至愛目前匆匆似難及此萬一有可商量者并望留神威叔貽孫不及另札俱
吾叔來須乘騾驢
不可惜小費跨騾也并囑

又

別後不覺已經月未審吾叔何日抵家長途不困頓

又

別後不覺已經月未審吾叔何日抵家長途不困頓
否懸念懸念月餘來署中頗無事惟奉憲檄催取縣
志甚急不免拮据今抄本已告竣送府付梓則尚未
有期也錢糧忽遇特恩蠲免三分之一歡聲徧山

谷時事之最可喜者守道竟不起巡道以易州一案
降調半月之內兩臺盡更殊出意外偶筆匆匆不盡

又

別來忽復經年吾叔近祉如何懸念懸念恆陽光景
舊冬幾在昏黑中幸逢新撫到任氣象一新州縣得

偷安無事但民生不辰地方災祲叠見舊歲水今歲
蝗百計籌持不能救其萬一至一官之蕭條固無足
道也吾鄉景象不知若何因子馨久病思歸急不能
待此中近狀予老能述之匆匆不悉

又

吾叔南旋不覺再易星霜耿耿何如此閒兩年變態
叠出所遇上臺非臭味之不投則意見之不合莫非
命也固無足道尊鱸之想時在胸臆晤期當不甚遠
家鄉光景如何北方去歲遭蝗蝻氣象蕭條今歲幸

錢糧盡蠲稍有起色然此時尚未有雨一麥可慮等

家鄉光景如何北方去歲遭蝗蝻氣象蕭條今歲幸
錢糧盡蠲稍有起色然此時尚未有雨二麥可慮將
來又未知作何景狀也署中俱平安但澹泊之狀比
舊更甚耳威叔聞已選拔可喜之甚不及另札望道
意縣志并雜刻呈閱匆匆不悉

又

舊秋接來札知吾叔近履佳勝一慰遠懷姪浮沉此
地愈久愈困一官偃蹇非關世局只是學問不長進
之故地方幸去歲錢糧蠲免民力稍舒今春覺有起
色將來亦可藉此遂尊鱸之願矣嘉邑未完殊出意

外造船一項不見移咨直撫必已在赦內倘有混擾
回之可也讀叔祖兩傳簡核精確無可更易姪意欲
待詩學稍進作一長歌以誌高山之仰而日來胸次
冗雜未能成章容續成上正

又

去秋人歸匆匆不及作一字冬春以來地方有蠲賑
之事刻無寧晷家鄉音問不勝遼闊六月中到都門
見子展弟知吾叔近祉佳勝欣慰欣慰姪此番行取
出人意外初欲借此告假回南而勢不容遲只得勉

強到部且再看光景何如此時言路甚是煩難且蕭

出人意意外初欲借此告假回南而勢不容遲只得勉
強到部且再看光景何如此時言路甚是煩難且蕭
然一身在長安中亦大費躊躇不勝進退維谷如何
如何種種景象六符叔歸自能詳之不贅

又

家眷回南時有一札呈吾叔想已入覽十月終旬文
端叔到京接吾叔手札知近祉佳勝深慰遠懷姪數
年來尊鱸之想時刻在胸一番行取初意或可稍展
所見不意目前時局處處棘手吾叔陽城有待之言
固屬老成之識然恐不若孫綽之遂初更爲高妙也

如何如何松陽講義尚屬草本乃蒙付梓恐迂愚之
說未必能行徒費吾叔一番經營也所寄刻本中多
差字想係傳寫之訛特託思遠弟較對尚未能盡前
三兒帶歸一本乃姪所自較可取一對改正爲妙有
脫落字句者不妨雙行補入承命率作一序亦殊不
交聊志其大略耳并呈上叔祖至行時時在念因不
敢草率屬筆只管踈此心境稍閑卽當有以報命匆
匆不多及

又

兩接吾叔手札知起居佳勝深慰遠懷一隅集松陽

又

兩接吾叔手札知起居佳勝深慰遠懷一隅集松陽
講義復累吾叔尤覺無謂不知可稍償刻費不至大
折否講義止此一百十餘章無續做者蓋此只是完
靈壽一局原不必其全也刻成幸寄數部到京是荷
姪在都門終日鹿鹿無一善狀時事甚難言路恐不
可久居如何如何

又

初夏人歸有一札呈上想已入覽姪以不能隨衆於
六月中幾遭奇禍雖蒙寬免而勢甚可畏目前又未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五
敢便告假不意世局之險至此然只是聽命無他法也嘉定有未完二件一係邊海城垣核減銀一係河工解費問之部中此二案內俱拖遲未完若到原籍來催照前回覆可也望吾叔留神姚親翁在京並無他舉動已有南歸之意拜聞餘不悉

又

中秋虞山館歸匆匆卽去未得圖晤講義稿本校畢
皇上但目下未能料理紙張如何如何序文不必另
刻附數行於目錄後近日石門刻晚村四書講義亦
用此體甚覺古雅不識吾叔以爲何如今并寫一式

刻附數行於目錄後近日石門刻晚村四書講義亦
用此體甚覺古雅不識吾叔以爲何如今并寫一式
呈上種種晤悉不一

與三兒宸徵

接汝臨清寄字知舟行甚遲未識何時抵家心甚懸
懸我自九月初三夜在張家灣起身初四日進城至
初十始到暢春苑引見十三日奉以御史用之旨二
十日奉補四川道之旨廿四日到任隨奉堂派協理
山東道事所管者稽察各省刑名事件此尚不難料
理惟求盡言職則甚棘手我於十月初七日上畿輔

民情一疏自謂委曲之甚見者猶目爲顛面奏時雖
蒙皇上首肯竟阻於部議可歎可歎大抵目前時
勢甚難且看光景我寓中盤費目前僅可支持未能
照管家中汝母子到家必甚窘迫只得與五叔商量
可且備飯米數擔俟過新春再商接濟之法也家中
光景可一一寫示我我既在京家中諸務汝當留心
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並行不悖惟有主一
無適之法當應事時則一心在事上當讀書時則一
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可怠惰亦不可過勞須

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

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可怠惰。亦不可過勞。須
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
味。元祈叔祖寄到所刻松陽講義中。多差字。若欲將
汝帶歸之本較對。可卽送去。但對畢。可卽將原本取
回。不可遺失。我在京有一江陰人徐名世。沐者講書
甚精。近數與往還。頗得其益。將來欲採其說。附入松
陽講義中。另刻一本。目前且不必論也。

又

正月初五接元祈叔祖札。始知家眷於十一月初八
日到家。心始一慰。歲前我有一字寄子展帶歸京中。

光景想已知悉不知家中何時可有人來須人到方可遣歸接濟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間須用一二箇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將一節書反覆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始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通此是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箇時辰將讀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却看書溫書兩事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優忽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

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優
忽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
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我意欲於
二三月內告假回南然未知可得否且再看光景五
叔及各房諸叔俱不及作字可一一說聲

又

我自二月初六日欽點會場外監試至三月初一日
揭曉始回寓初七日用中及黃大等到見汝兩字洞
悉家中光景此等艱難之狀不涉歷不知到處可長
學問不可但心焦至於讀書在家中杜門靜坐須依

三魚堂文集卷之一
我平日話頭去做工夫不可優忽過日一無長進旁
人之言不可輕信須要辨其是非自家立箇主張常
將小學近思錄之言放在胸中去聽人言便如以鏡
照物自然是非了然我在京安好不必挂念但常想
南歸未有機會耳倘秋閒未得歸汝當到京來時須
用騾轎不可勉強跨驃長途比不得靈壽至京也汝
雖在家我心常在汝身上汝當以父母之心爲心也
其餘京中光景黃大歸自能言之

又

黃大四月初二日在京起身此時必已到家我京中

又

黃大四月初三日在京起身此時必已到家我京中
光景渠歸想已備悉一月來亦無他事前月終因捐
納之人紛紛只得又上一疏 旨意甚好然未知部
議何如也我前字中欲汝秋閒到京然須再看光景
待我七月中再遣人歸商量黃大若有盤費可先遣
來若盤費艱難遲遲亦不妨新宗師必已發牌汝於
舉業尚未能精通待下次考亦不妨功名遲早自有
天數不必強求但讀書不可不勤緊孔子曰不患莫
已知求爲可知也當常思此言有便信來須將所用

工夫一一寫示我然日閒亦不可過勞苦須有從容自得之樂方是真會讀書人 誥命已領到可對母親說聲凡事自要立主意不可輕聽人言人言之是非亦不難辨只是以聖賢之義理爲權衡而已汝能不爲衆楚所咻我心方慰念之念之

又

我八月初已開列在外轉中復蒙停止目前又有試俸一局未知作何光景總之聽命而已汝且不必進來文宗幾時考嘉興汝文章尚未能精進且待下次考亦不妨只要上緊讀書不怕無功名也我寓中日

來文宗幾時考嘉興汝文章尚未能精進且待下次
考亦不妨只要上緊讀書不怕無功名也我寓中日
用甚窘下半年俸銀因靈壽上年錢糧未完罰去此
番人歸又無一錢可寄當待仲冬遣人歸矣汝事事
須謹慎不可輕聽人言將書帖到府縣中親友不知
利害者甚多須要自家有主意若有要緊事務須到
城中與元旂叔祖商量星佑此番來一慰契闊甚好
但我寓中清淡不能有所加厚甚覺歉然惟勸其讀
小學書若平日能將小學字字熟讀深思則可爲聖
爲賢亦可保身保家汝當互相砥礪人而不知小學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彭年於中秋後到京我亦勸其讀小學近來愈覺此書有味也

又

縣考一事文理稍通者無有不取所遺者不過十之一耳此無論不宜于瀆亦且不必于瀆向來鄉紳多紛紛開薦我所不解汝見靈壽曾有一人來說乎此一節賢於我鄉風氣遠矣且預先要開薦分明自處於極不通之地少年志氣亦不宜如此此番汝與曹家外舅同就試只宜聽其自然但要用心做文字文字

字若好自無不取之理一則可驗自己之力量一則

家外舅同就試只宜聽其自然但要用心做文字文字若好自無不取之理一則可驗自己之力量一則可見當事之公道豈不美乎如果落在孫山外不過事之偶然公道不泯下次自然必取但要讀書不必以此爲慮城中親族有欲開薦者可俱以我此意說知

與武修弟

今年正月內始聞大姪之變深可痛惜此最樸實人天何以使至此我遠在京不能少申其意附代奠些須弟可爲我備一享祀以慰其靈痛甚痛甚弟今止



有兩姪當爲其婚姻計此是目前第一要務然亦不
必心焦自然水到渠成也我在京甚多掣肘未知將
來若何弟明歲館地且看我光景如何再作計較可
也種種黃大自能言之不多及

與用中姪

見吾姪札知爲天津靳公所招不勝欣慰靳公居官
服政極爲謹飭愚向在都門熟聞其概況河臺先生
之立德立功吾輩心殊傾慕諒其家風必有彷彿且
渠令弟曾與我同城姪得親炙之亦三生之緣結也

但相與之間必須誠敬方可爲久訓課之法必導以

渠令弟曾與我同城姪得親炙之亦三生之緣結也
但相與之間必須誠敬方可爲久訓課之法必導以
聖賢路頭如小學等書不可不授與幕友相接要極
和婉之中須有一番主張不可爲所轉脚跟也大概
作幕者自有一種氣習若稍或漸染便非儒者氣象
知吾姪雖有定見然愚不得不囑至於館政之暇自
家學業斷不可荒廢愚自南旋以來卽謝去世故舌
耕餬口仍館席氏日對古昔聖賢較之宦途鹿鹿倍
覺綽然自豫東翁從未識荆可道我景慕之意羽
附此不盡

